

論

阿毘達磨順正論

三十五

浴



C40

4514

152

C40-4514

了翁座請大藏及有
家書置之武庫雖雲
我微笑璿璣座中永
為學者不散許出院內
當山二世鐵牛機謹誌



B 64853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一

尊者 衆賢 造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辯緣起品第三之一

如是已辯有情世間器世間今當辯頌曰

安立器世間 風輪最居下 其量廣無數

厚十六洛叉 次上水輪深 十一億二萬

下八洛叉水 餘凝結成金 此水金輪廣

徑十二洛叉 三千四百半 周圍此三倍

論曰此百俱胝四大洲界如是安立同壤同成謂諸

有情法爾修得諸靜慮故下命終已生第二等靜慮
地中下器世間三災所壞經久遠已依下空中由諸
有情業增上力有微風起後後轉增蟠結成輪其體
堅密假設有一大諾健那以金剛輪奮威懸擊金剛
有碎風輪無損如是風輪廣無數厚十六億踰繕那
又諸有情業增上力起大雲雨澍風輪上滴如車軸
積水成輪如是水輪於未凝結位深十一億二萬踰
繕那廣稱風輪有言狹小有情業力持令不散如所
食飲未熟變時終不移流墮於熟藏有餘師說由風
所持令不傍流如箒持穀有情業力引別風起搏擊

此水上結成金如熟乳停上凝成膜故水輪減唯厚
八洛又餘轉成金厚三億二萬二輪界別有百俱胝
一一二輪廣量皆等謂徑十二億三千四百半周圍
其邊數成三倍謂周圍量成三十六億一萬二百五
十踰繕那已辯三輪山今當辯頌曰

蘇迷盧處中

次踰健達羅 伊沙駄羅山

竭地洛迦山

蘇達梨舍那 頌濕縛羯拏

毗那恒迦山

尼民達羅山 於大洲等外

有鐵輪圍山

前七金所成 蘇迷盧四寶

入水皆八萬

妙高出亦然 餘八半半下

廣皆等高量

論曰於金輪上有九大山妙高山王處中而住餘八周匝繞妙高山於八山中前七名內第七山外有大洲等此外復有鐵輪圍山周匝如輪圍四洲界持雙等七唯金所成妙高山王四寶爲體謂四面如次北東南西金銀吠瑠璃頗胝迦寶隨寶威德色顯於空故瞻部洲空似吠瑠璃色如是寶等從何而生從諸有情業增上力復大雲起雨金輪上滴如車軸經於久時積水奔濤深踰八萬猛風鑽擊寶等變生如是變生金寶等已復由業力引起別風簡別寶等攝令

聚集成山成洲分水甘鹹令別成立內海外海云何一類水別類寶等生雨水能爲異類寶等種所依藏復爲種種威德猛風之所鑽擊生衆寶等故無有過如是九山住金輪上沒水量皆等八萬踰繕那蘇迷盧山出水亦爾如是則說妙高山王從下金輪上至其頂總有十六萬踰繕那其餘八山出水高量從內至外半半漸卑謂初持雙出水四萬乃至最後鐵輪圍山出水三百一十二半如是九山一一廣量各各與自出水量同已辯九山海今當辯頌曰

山間有八海 前七名爲內 最初廣八萬

四邊各三倍 餘六半半狹 第八名爲外

三洛又二萬 二千踰繕那

論曰妙高爲初輪圍爲後中間八海前七名內七中皆具八功德水一甘二冷三軟四輕五清淨六不臭七飲時不損喉八飲已不傷腹如是七海初廣八萬約持雙山內邊周量於其四面數各三倍謂各成二億四萬踰繕那其餘六海量半半狹謂第二海量廣四萬乃至第七量廣一千二百五十此等不說周圍量者以煩多故准前知故第八名外鹹水盈滿量廣三億二萬二千理實應言其量復有一千二百八十

七半已辯八海當辯諸洲形量有異頌曰

於中大洲相 南瞻部如車 三邊各二千

南邊有三半 東毗提訶洲 其相如半月

三邊如瞻部 東邊三百半 西瞿陀尼洲

其相圓無缺 徑二千五百 周圍此三倍

北俱盧婁方 面各二千等 中洲復有八

四洲邊各二

論曰於外海中大洲有四謂於四面對妙高山南瞻部洲北廣南狹三邊量等其相如車南邊唯廣三踰繕那半三邊各有二千踰繕那唯此洲中有金剛座

上窮地際下據金輪諸最後身菩提薩捶將登無上正等菩提皆坐此座上起金剛喻定以無餘依及餘處所有堅固力能持此故東勝身洲東狹西廣三邊量等形如半月東三百五十三邊各二千此東洲東邊廣南洲南際故東如半月南瞻部如車西牛貨洲圓如滿月徑二千五百周圓七千半北俱盧洲形如方座四邊量等面各二千既說畧方面各二千已其義已顯故等言無用或應但說圓及等言無缺畧方便爲無用又應說如滿月方座不應但說圓無缺等隨自洲相人面亦然復有八中洲是大洲眷屬謂四

大洲側各有二中洲瞻部洲邊二中洲者一遮末羅洲二筏羅遮末羅洲勝身洲邊二中洲者一提訶洲二毗提訶洲牛貨洲邊二中洲者一舍提洲二唄怛羅漫怛里拏洲俱盧洲邊二中洲者一矩拉婆洲二僑拉婆洲此一切洲皆人所住由下劣業增上所生故住彼人身形卑陋有餘師說遮末羅洲邏剎婆居餘皆人住辯諸洲已無熱惱池何方幾量頌曰
此北九黑山 雪香醉山內 無熱池縱廣

五十踰繕那

論曰依至教說此瞻部洲從中印度漸次向北三處

各有三重黑山有大雪山在黑山北大雪山北有香
醉山雪北香南有大池水名無熱惱出四大河從四
面流趣四大海一統伽河二信度河三私多河四縛
芻河無熱惱池縱廣正等面各五十踰繕那量八功
德水盈滿其中非得通人難至其所於此池側有瞻
部林樹形高大其果甘美依此林故名瞻部洲或依
此果以立洲號復於何處置捺落迦何量有幾頌曰
此下過二萬 無間深廣同上七捺落迦
八增皆十六 謂煇煨屍糞 鋒刃烈河增
各住彼四方 餘八寒地獄

論曰此瞻部洲下過二萬有阿鼻旨大捺落迦深廣
同前謂各二萬故彼底去此四萬踰繕那何緣唯此
洲下有無間獄唯於此洲起極重惡業故刀兵等災
唯此有故唯此洲人極利根故以無樂間立無間名
所餘地獄中雖無異熟樂而無太過失有等流樂故
有說無隙立無間名雖有情少而身大故有說於中
受苦無間謂彼各爲百釘釘身於六觸門恒受劇苦
居熱鐵地鐵牆所圍猛燄交通會無暫歇身遭熱逼
苦痛難任雖有四門遠觀開闢而走求出便見關閉
所求不遂荼毒怨傷以已身薪投赴猛火焚燒支體

骨肉焦然惡業所持而不至死餘七地獄在無間上重累而住其七者何一者極熱二者炎熱三者大叫四者號叫五者衆合六者黑繩七者等活有說此七在無間傍八地獄因差別無量世尊雖有委說勝能宜聞者無故不委說少有所說具如經等如伽他言
多百踰繕那 周徧燄交徹 聞舉身毛豎
生極大怖畏

如是等頌其類寔多皆爲顯成地獄因果若外若內自身他身皆出猛火互相燒害熱中極故名爲極熱火隨身轉炎熾周圍熱苦難任故名炎熱劇苦所逼

發大酷聲悲叫稱怨故名大叫衆苦所逼異類悲號怨發叫聲故名號叫衆多苦且俱來逼身合黨相殘故名衆合先以墨索拼量支體後方斬鋸故名黑繩衆苦逼身數悶如死尋穌如本故名等活謂彼有情雖遭種種斫刺磨擣而彼暫遇涼風所吹尋穌如本等前活故立等活名八捺落迦增各十六謂四門外各有四增以非皆異名但標其定數故薄伽梵說此
頌言

此八捺落迦 我說甚難越 以熱鐵爲地
周匝有鐵牆 四面有四門 關閉以鐵扇

巧安布分量 各有十六增 多百踰繕那
滿中造惡者 周徧燄交徹 猛火恒洞然

此十六中受苦增劇過本地獄故說爲增或於此中
受種種苦苦具多類故說爲增或地獄中適受苦已
重遭此苦故說爲增有說有情出地獄已數復遭苦
故說爲增門各四增名差別者煇煨屍糞鋒刃烈河
門門四增名皆相似彼有情類從大獄中排極艱辛
衝門走出求離求救求安所居忽復墜初煇煨增內
謂此增內煇煨沒膝其量寬廣多踰繕那有情遊中
纔下其足皮肉與血俱焦爛墜舉足還生平復如本

經極艱阻從煇煨出復墜第二屍糞增中謂此增中
屍糞泥滿查瀨臭澁深沒於人又廣於前煇煨增量
於中多有蝦矩吒蟲觜利如針身白頭黑有情遊彼
皆爲此蟲鑽皮破骨啖食其髓遭苦旣久從屍糞出
復涉第三鋒刃增內謂此增內復有三種初刀刃路
謂於此中仰布刀刃以爲大道有情遊踐纔下足時
皮肉與血俱斷碎墜舉足還生平復如本次劒葉林
謂此林上純以鋸利劒刃爲葉有情遊下風吹葉墜
斬刺支體骨肉零落有烏駁狗撲令僵仆齧首齧足
齧頸擘脾攫腹搯心揗掣食噉後鐵刺林謂此林內

鐵樹高聳量過百人有利鐵刺長十六指有情被逼
上下樹時其刺銛鋒下上鑱刺有鐵箭鳥探啄有情
眼睛心肝爭競而食刀刃路等三種雖殊而鐵杖同
故一增攝久經苦毒越此增已復溺第四烈河增中
謂此增河其量深廣熱鹹烈水盈滿其中有情溺中
或浮或沒或逆或順或橫或轉被蒸被煮骨肉糜爛
如大鑊中滿盛灰汁置麻米等猛火下然麻等於中
上下迴轉舉體糜爛有情亦然設欲逃亡於兩岸上
有諸獄卒手執刀槍禦捍令迴無由得出復有獄卒
張大鐵網漉諸有情置於岸上洋銅灌其口令吞熱

鐵丸衆苦備經還擲河內此河如塹前三似園圍繞
莊嚴諸大地獄已說有八熱捺落迦寒捺落迦亦有
八種何等爲八一頰部陀二尼刺部陀三頰嘶吒四
嚩嚩婆五嚩嚩婆六唄鉢羅七鉢特摩八摩訶鉢特
摩此中有情嚴寒所逼隨身聲瘡變立差別想名謂
一二三如其次第此寒地獄在繞四洲輪圍山外極
冥闇所於中恒有凄勁冷風上下衝擊縱橫旋擁
有情由此屯聚相依寒酷切身膚皮皴裂體戰疆鞭各
出異聲瘡開剖拆如三華相多由謗賢聖招如是苦
果有說此在熱地獄傍以瞻部洲上尖下闊形如穀

聚故得苞容是故大海漸深漸狹十六大獄皆諸有情增上業感餘孤地獄或多二一各別業招或近江河山間曠野或在地下空中餘處無間大熱及炎熱三於中皆無獄卒防守大叫號叫及衆合三少有獄卒琰魔王使時時往來巡檢彼故其餘皆爲獄卒防守有情無情異類獄卒防守治罰罪有情故火不焚燒有情卒者彼身別稟異大種故或由業力所遮隔故一切地獄身形皆豎初同聖語曾聞有以聖語告言汝在人中不觀欲過又不承敬梵志沙門是故於今受斯劇苦彼聞領解生慙悔心後不分明苦所逼

故諸地獄器安布如是傍生所止謂水陸空生類顯形無邊差別其身行相少豎多傍如水邏刹娑及緊捺落等雖傍生攝而形豎行本住海中後流五趣初同聖語後漸乖訛諸鬼本住琰魔王國從此展轉散趣餘方此瞻部洲南邊直下深過五百踰繕那量有琰魔王都縱廣量亦爾鬼有三種謂無少多財無財復三謂炬鍼臭口炬口鬼者此鬼口中常吐猛焰熾然無絕身如被燎多羅樹形此受極慳所招苦果鍼口鬼者此鬼腹大量如山谷口如鍼孔雖見種種上妙飲食不能受用飢渴難忍臭口鬼者此鬼口中恒

論
陰陽道庵正理論卷三十一
出極惡腐爛臭氣過於糞穢沸溢廁門惡氣自熏恒
空嘔逆設遇飲食亦不能受飢渴所惱狂叫亂奔少
財亦有三謂鍼臭毛癭鍼毛鬼者此鬼身毛堅剛鉅
利不可附近內鑽自體外射他身如鹿箭中毒肺狂
走時逢不淨少濟飢渴臭毛鬼者此鬼身毛臭甚常
穢熏爛肌骨蒸空腸腹衝喉變嘔荼毒難忍攫體拔
毛傷裂皮膚轉加劇苦時逢不淨少濟飢渴言癭鬼
者謂此鬼脰惡業力故生於大癭如大癰腫熱晞酸
疼更相刺齏臭膿涌出爭共取食少得充飢多財亦
有三謂希祠希棄大勢希祠鬼者此鬼恒時往祠祀

中饗受他祭生處法爾能歷異方如鳥陵虛往還無
礙由先勝解作是希望我若命終諸子孫等必當祠
我資具飲食由勝解力生此鬼中乘宿善因感此祠
祭或有先世性愛親知爲欲皆令豐足資具不如
法積集珍財慳悋居心不能布施乘斯惡業生此鬼
中住本舍邊便穢等處親知追念爲請沙門梵志孤
窮供施崇福彼鬼見已於自親知及財物中生已有
想又自明見慳果現前於所施田心生淨信相續生
長捨相應思由此便成順現法受乘斯故得資具豐
饒希棄鬼者此鬼恒欲收他所棄吐殘糞等用充所

食亦得豐饒謂彼宿生慳過失故有飲食處見穢或
空樂穢見空樂淨見穢亦由現福如其所應各得豐
饒飲食資具生處法爾所受不同不可推徵祠到所
以如地獄趣異熟生色斷已還續餘趣則無於人趣
中有勝念智修梵行等餘趣中無天中隨欲衆具皆
現如斯等事生處法然不可於中求其定量大勢鬼
者謂諸藥叉及邏刹娑恭呾茶等所受富樂與諸天
同或依樹林或住靈廟或居山谷或處空宮然諸鬼
中無威德者唯三洲有除北俱盧若有威德天上亦
有瞻部洲西有五百渚於中有二唯鬼所居渚各有

城二百五十有威德鬼住一渚城一渚城居無威德
鬼曾聞昔有大轉輪王名曰尼彌將欲巡境先告御
者摩怛黎言宜引我車從是道去使吾現見罪福果
殊時摩怛黎如王所勅引車至彼二渚中間處上空
中令王俯見有威德鬼處妙宮臺富樂莊嚴凌下天
衆無威德鬼處穢城村老瘦飢窮露形被髮手執瓦
器乞匄支身王覩如斯彌鑒因果諸鬼多分形豎而
行於劫初時皆同聖語後隨處別種種乖訛日月所
居量等義者頌曰

日月迷盧半 五十一五十 夜半日沒中

日出四洲等 雨際第二月 後九夜漸增

寒第四亦然 夜減晝翻此 晝夜增臘縛

行南北路時 近日自影覆 故見月輪缺

論曰日月衆星依何而住依風而住謂諸有情業增上力共引風起繞妙高山空中旋環運持日等令不停墜彼所住去此幾踰繕那持雙山頂齊妙高山半日等徑量幾踰繕那日五十一月唯五十星最小者半俱盧舍最大者十六踰繕那日輪下面頗胝迦寶火珠所成能熱能照月輪下面頗胝迦寶水珠所成能冷能照隨有情業增上所生能於眼身果華稼穡

藥草等物如其所應爲益爲損四洲日月各有別耶不爾四洲同一日月俱時四處作所作耶不爾云何夜半日没日中日出四洲時等俱盧瞻部牛貨勝身隔妙高山相對住故若俱盧夜半則瞻部日中勝身日没牛貨日出若牛貨日中則勝身夜半瞻部日没俱盧日出此略義者隨何洲相對日中月中餘二洲隨應西没東出第三洲處夜中晝中由是若時勝身牛貨如其次第日中月中爾時先明四洲皆有然先作事在東南洲於西北洲唯明作事俱見兩事在北南洲謂瞻部洲見日出月没見月出日没謂俱盧洲

東勝身洲唯得見日唯得見月謂牛貨洲如是所餘
例應思擇何緣晝夜有減有增日行此洲路有別故
從雨際第二月後半第九日夜漸增從寒際第四月
後半第九日夜漸減晝增減位與此相違夜漸增時
晝便漸減夜漸減位晝則漸增晝夜增時一晝夜增
幾增一臘縛晝夜減亦然日行此洲向南向北如其
次第夜增晝增何故月輪於黑半末白半初位見有
缺耶世施設中作如是釋以月宮殿行近日輪月被
日輪光所侵照餘邊發影自覆月輪令於爾時見不
圓滿理必應爾以於爾時亦見不明全月輪故由是

日沒月便出時相去極遙見月圓滿有餘師說由日
月輪行度不同現有圓缺此不應理應無定故或應
思求餘決定理日等宮殿何有情居四大天王所部
天衆是諸天衆唯住此耶若空居天唯住如是日等
宮殿若地居天住妙高山諸層級等有幾層級其量
云何何等諸天住何層級頌曰

妙高層有四 相去各十千 傍出十六千

八四二千量 堅手及持鬘 恒憍大王衆

如次居四級 亦住餘七山

論曰蘇迷盧山有四層級始從水際盡第一層相去

十千踰繕那量如是乃至從第三層盡第四層亦十千量此四層級從妙高山傍出圍繞盡其下半最初層級出十六千第二第三第四層級如其次第八四二千住初層天名爲堅手持鬘居第二恒僑處第三四大天王及諸眷屬各一方面住第四層堅手等三天皆四王衆攝持雙山等七金山上亦有四王所部村邑是各依地住四大王衆天於欲天中此天最廣三十三天住在何處頌曰

妙高頂八萬 三十三天居 四角有四峯
金剛手所住 中宮名善見 周萬踰繕那

高一半金城 雜飾地柔輒 中有勝殿
周千踰繕那 外四苑莊嚴 衆車羸雜喜
妙地居四方 相去各二十 東北圓生樹
西南善法堂

論曰三十三天住迷盧頂其頂四面各二十千若據周圍數成八萬有餘師說面各八十千與下際四邊其量無別山頂四角各有一峯其高廣量各有五百有藥叉神名金剛手於中止住守護諸天於山頂中有宮名善見面二千半周萬踰繕那金城量高一踰繕那半其地平坦亦眞金所成俱用百一雜寶嚴飾

地觸柔軟如妬羅綿於踐躡時隨足高下是天帝釋所都大城城有千門嚴飾壯麗門有五百青衣藥叉勇健端嚴踰繕那量各嚴鎧仗防守城門於其城中有殊勝殿種種妙寶具足莊嚴蔽餘天宮故名殊勝面二百五十周千踰繕那是謂城中諸可愛事城外四面四苑莊嚴是彼諸天共遊戲處一衆車苑謂此苑中隨天福力種種車現二麤惡苑天欲戰時隨其所須甲仗等現三雜林苑諸天入中所玩皆同俱生勝喜四喜林苑極妙欲塵雜類俱臻歷觀無狀如是四苑形皆畧方一一一周千踰繕那量居中各有一如

意池面各五十踰繕那量八功德水彌滿其中隨欲妙華寶舟好鳥一一奇麗種種莊嚴四苑四邊有四妙地中間各去苑二十踰繕那地一一邊量皆二百是諸天衆勝遊戲所諸天於彼摘勝歡娛城外東北有圓生樹是三十三天受欲樂勝所繫根深廣五踰繕那聳幹上昇枝條傍布高廣量等百踰繕那挺葉開華妙香芬馥順風熏滿百踰繕那若逆風時猶徧五十若謂經遮故無逆風熏經就人間香校量無失謂現見故引校德香且對人間香讚德香爲勝諸天福勝感此樹香雖天和風力所擁遏然能相續流趣

餘方非人間香能有是事業果差別難可思議不應
以人貶量天福城外西南角有大善法堂三十三天
時集詳辯制伏阿素洛等如法不如法事如是已辯
三十三天所居外器餘有色天衆所住器云何頌曰
此上有色天 住依空宮殿

論曰從夜摩天至色究竟所住宮殿皆但依空有說
空中密雲彌布如地爲彼宮殿所依外器世間至色
究竟上無色故不可施設如是所說諸天衆中頌曰
六受欲交抱 執手笑視姪

論曰梵衆天等由對治力於諸欲法皆已遠離唯六
欲天受妙欲境六欲天者一四大王衆天謂彼有四
大王及所領衆或彼天衆事四大王是四大王之所
領故二三十三天謂彼天處是三十三部諸天所居
三夜摩天謂彼天處時時多分稱快樂哉四覩史多
天謂彼天處多於自所受生喜足心五樂變化天謂
彼天處樂數化欲境於中受樂六他化自在天謂彼
天處於他所化欲境自在受樂六中初二依地居天
形交成姪與人無別然風氣泄熱惱便除非如人間
有餘不淨夜摩天衆纔抱成姪俱起塗心暫時相抱
熱惱便息唯一起塗雖受抱樂而不成姪若俱無塗

心雖相執抱如親相敬愛而無過失觀史多天但由執手熱惱便息樂變化天惟相向笑便除熱惱他化自在相視成姪如是後三俱一無染成姪樂愛差別如前後二天中惟化資具若異此者俱染不成實並形交方成姪事施設所說顯時不同由上諸天欲境轉妙貪心轉重身觸有殊故經少時數成姪事不爾天欲樂應少於人中隨彼諸天男女膝上童子男童女歛爾化生卽說爲彼天所生男女初生天衆身量云何頌曰

初如五至十 色圓滿有衣

論曰且六欲諸天初生如次如五六七八九十歲人生已身形速得圓滿色界天衆於初生時身量周圍具妙衣服一切天衆皆作聖言謂彼言詞同中印度然不由學自解典言欲生樂生云何差別頌曰

欲生三人天 樂生三九處

論曰欲生三者有諸有情樂受現前諸妙欲境彼於如是現欲境中自在而轉謂全人趣及下四天有諸有情樂受自化諸妙欲境彼於自化妙欲境中自在而轉謂惟第五樂變化天有諸有情樂受他化諸妙欲境彼於他化妙欲境中自在而轉謂第六他化自

論
在天此欲生三依何建立依受如生現前欲境故依
受如樂自化欲境故依受如樂他化欲境故又依所
受下中上境故又依受用有罪有勞現前欲境故依
樂受用無罪有勞自化欲境故依樂受用無罪無勞
他化欲境故依如是等故有差別樂生三者三靜慮
中於九處生受三種樂以彼所受有樂異熟無苦異
熟故名樂生此樂生三依何建立依多安住離生喜
樂定生喜樂離喜樂故或依三種災所及故或依尋
喜樂增上故或依身想異無異故依如是等故有差
別大梵既有喜樂現行各樂生天亦無有失所說諸

天二十二處上下相去其量云何頌曰

如彼去下量 去上數亦然

論曰一一中間踰繕那量非易可數但可總舉彼去
下量去上例然隨從何天去下海量彼上所至與去
下同謂妙高山從第四層級去下大海四萬踰繕那
上去三十三天亦如去下海量如三十三天去下大
海上去夜摩天其量亦爾如是乃至如善見天去下
大海從彼上去色究竟天其量亦爾如是懸遠多踰
繕那如明眼人暫見色頂世尊能以意勢神通運身
往來自在無礙故佛神力不可思議於下處生昇見

論
上不頌曰

離通力依他 下無昇見上

論曰如四天王衆昇見三十三天非三十三天昇見夜摩天等然彼若得定所發通一切皆能昇見於上或依他力昇見上天謂得神通及上天衆引接往彼隨其所應或上天來下亦能見若上界地來向下時非下化身下眼不見非其境界故如不覺彼觸故上界地來向下時必化下身爲令下見有餘部說如欲界中若往若來下眼見上如是色界諸地往來設離下化身下眼亦見上彼說非理以色界中諸地相望

因果斷故要離下地捺方得上生故下地眼根不見上色是卑下業所感果故雖欲見上而無見能依地居天已說處量夜摩天等處量云何有說四天如迷盧頂有說此四上倍倍增有餘師言初靜慮地宮殿依處等一四洲第二靜慮等小千界第三靜慮等中千界第四靜慮等大千界有餘師言下三靜慮如次量等小中大千第四靜慮量無邊際齊何量說小中大千頌曰

四大洲日月 蘇迷盧欲天 梵世各一千
各一小千界 此小千千倍 說各一中千

此千倍大千 皆同一成壞

論曰千四大洲乃至梵世如是總說爲一小千千倍小千名一中千界千中千界總名一大千此中小千唯舉至梵世故少光等非小千界攝積小千等爲中大千故中大千亦不攝彼又言小者是單下義以除上故如截角牛積小成餘亦非攝彼此三千界同壞同成其中有情壞成亦等如外器量別身量亦別耶亦別云何頌曰

瞻部洲人量 三肘半四肘 東西北洲人
倍倍增如次 欲天俱盧舍 四分一一增

色天踰繕那 初四增半半 此上增倍倍
唯無雲減三

論曰瞻部洲人身多長三肘半於中少分有長四肘東勝身人身長八肘西牛貨人長十六肘北俱盧人三十二肘欲界六天最下身量一俱盧舍四分之一如是後後一一分增至第六天身一俱盧舍半色天身量初梵衆天半踰繕那梵輔全一大梵一半少光二全此上餘天皆增倍倍惟無雲減三踰繕那謂無量光天倍增二至四乃至色究竟增滿萬六千身量既殊壽量別不亦別云何頌曰

北洲定千年 西東半半減 此洲壽不定

後十初叵量 人間五十年 下天一晝夜

乘斯壽五百 上五倍倍增 色無晝夜殊

劫數等身量 無色初二萬 後後二二增

少光上下天 大全半爲劫

論曰北俱盧人定壽千歲彼於人趣福力最強鈍根薄塵多諸快樂無攝受過死必上生少受士用果離諸違諍濁以彼有情所受種種衣服嚴具皆從樹生諸妙華香處處皆有宮殿臺閣池路橋船采女園林自然華麗其地平坦無有丘坑荆棘瓦礫毒刺鹹鹵

亦無毒蟲諸惡禽獸一切資具非工所成晝夜雖恒受用無罪諸善業果而不耽著西牛貨人壽五百歲東勝身人壽二百五十歲南瞻部人壽無定限劫後增減或少或多極十年多極八萬於劫初位人壽叵量非百千等所能計故已說人間壽量長短要先建立天上晝夜方可算計天壽短長天上云何建立晝夜人五十歲爲六天中最在下天一晝一夜乘斯晝夜三十爲月十二月爲歲彼壽五百年上五欲天漸俱增倍謂人百歲爲第二天一晝一夜乘斯晝夜成月及年彼壽千歲夜摩等四隨次如人二四八百

千六百歲爲一晝夜乘斯晝夜成月及年如次彼壽
二四八千萬六千歲持雙已上日月並無晝夜光明
依何而有依華開合鳥鳴不鳴寤寐不同立有晝夜
外光明事依內身成已說欲天壽量長短色天無有
晝夜差別但以劫數知壽短長彼劫壽短長與身量
數等謂若身量半踰繕那壽量半劫若彼身量一踰
繕那壽量一劫乃至身量長萬六千壽量亦同萬六
千劫已說色界天壽短長無色四天從下如次壽量
二四六八萬劫上所說劫爲定依何爲壞爲成爲中
爲大少光以上大全爲劫自下諸天大半爲劫卽由

此故說大梵王過梵輔天壽一劫半空成住壞各二
十中總八十中爲一大劫取成住壞總六十中爲大
梵王一劫半壽故以大半四十中劫爲下三天所壽
劫量已說善趣壽量短長惡趣云何頌曰

等活等上六 如次以欲天 壽爲一晝夜

壽量亦同彼 極熱半中劫 無間中劫全

傍生極一中 鬼月日五百 頹部陀壽量

如一婆訶麻 百年除一盡 後後倍二十

論曰惡趣亦無如人晝夜然其壽量比況可知四大
王等六欲天壽如其次第爲等活等六捺落迦一晝

一夜壽量如次亦同彼天謂四大王壽量五百於等活地獄爲一晝一夜乘此晝夜成月及年以如是年彼壽五百乃至他化壽萬六千於炎熱地獄爲一晝一夜乘此晝夜成月及年彼壽如斯萬六千歲極熱地獄壽半中劫無間地獄壽一中劫傍生壽量多無定限若壽極長亦一中劫謂難陀等諸大龍王故世尊言大龍有八皆住一劫能持大地鬼以人間一月爲一日乘此成月歲壽五百年寒那落迦云何壽量世尊寄喻爲彼壽言如此人間佉梨二十成摩揭陀國一麻婆訶量有置荳藤平滿其中設復有能百年

除一如是荳藤易有盡期生類部陀壽量難盡此二十倍爲第二壽如是後後二十倍增是謂八寒地獄壽量此諸壽量有中天耶頌曰

諸處有中天 除北俱盧洲

論曰諸處壽量皆有中天唯北俱盧定壽千歲此約處說非別有情有別有情不中天故謂住觀史多天一生所繫菩薩決定盡彼天中壽量若最後有佛記佛使隨信法行菩薩輪王母懷彼二胎時此等有情事未究竟終不中天非謂必盡隨所生處壽量短長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一

說一切有部

音釋

篇市緣切 爰方 爰初力切 爰丑皆切 爰呂張切 爰北

燔徒郎切 燔煨灰火也 燔煨灰火也 燔煨灰火也 燔煨灰火也 燔煨灰火也

純也 撲普木切 齧五結切 齧五結切 齧五結切 齧五結切

大齧也 頸經 擘人切 擘人切 擘人切 擘人切 擘人切

鄢切 搢搢側切 搢搢側切 搢搢側切 搢搢側切 搢搢側切

刺也 卽卽委切 壑七豔切 額部 額部 額部 額部

陀梵語也 陀梵語也 陀梵語也 陀梵語也 陀梵語也 陀梵語也

霍霍 霍霍 霍霍 霍霍 霍霍 霍霍

作青蓮華色 疆居良切 鞭魚孟切 瘦頭 瘦頭 瘦頭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也也

起也 剌剌 剌剌 剌剌 剌剌 剌剌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荳荳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二

尊者衆賢造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譯

辯緣起品第三之十二

如是已就踰繕那等辯器世間身量差別就年等辯
壽量有殊二量不同未說應說建立此等無不依名
前二及名未詳極少今應先辯三極少量頌曰

極微字剎那 色名時極少

論曰以勝覺慧分析諸色至一極微故一極微爲色
極少不可析故如是分析諸名及時至一字剎那爲

名時極少一字名者如說掉各何等名爲一剎那量經主率意作是釋言謂衆緣合時法得自體頃如是所釋理不極成應審法生前體爲有非有對法者說衆緣合時諸法得生非得自體未生諸法已有體故法體已有何用復生衆緣合時體雖已有而能令彼至牽果位起勝作用故說爲生至現已生正能牽果牽果用息說爲過去未來何故無牽果能此責不然卽如有責未來何不名現在故諸牽果用我說現在是故不應作如是責何緣固執如是義宗若異此宗凡有所立現與無量理教相違辯三世中當廣思擇

去來實有體其理旣成彼說剎那量定不應理又待別舉餘量顯故謂衆緣合法得自體仍未決了此經幾時又法剎那非世現見故問何量各一剎那應答剎那其量如是法得體頃彼謂剎那寧舉剎那顯剎那量故彼所釋其理不成毗婆沙師依勝義說法剎那量可以喻彰然佛世尊曾不說者以不見有能解者故然有爲欲開曉學徒依北量門方便顯示謂如壯士一彈指時經細剎那六十五等如是已辯三極少量前二量殊今次應辯踰繕那等其量云何頌曰極微微金水 兔羊牛隙塵 蟣蟲麥指節

論
後後增七倍 二十四指肘 四肘爲弓量

五百俱盧舍 此八踰繕那

論曰一極微量亦可踰顯唯佛乃知故亦不說然爲安立阿練若處故毗奈耶但作是說七極微集各一微等極微爲初指節爲後應知後後皆七倍增謂七極微爲一微量積微至七爲一金塵積七金塵爲水塵量水塵積至七爲一兔毛塵積七兔毛塵爲羊毛塵量積羊毛塵七爲一牛毛塵積七牛毛塵爲隙遊塵量隙塵七爲蟻七蟻爲一蝨七蝨爲穢麥七麥爲指節三節爲一指世所極成是故於頌中不別分別

二十四指橫布爲肘豎積四肘爲弓謂尋豎積五百弓爲一俱盧舍毗奈耶說此是從村至阿練若中間道量說八俱盧舍爲一踰繕那已說極微漸次積集成微乃至一踰繕那然許極微略有二種一實二假其相云何實謂極成色等自相於和集位現量所得假由分析比量所知謂聚色中以慧漸析至最極位然後於中辯色聲等極微差別此析所至名假極微令慧尋思極生喜故此微卽極故名極微極謂色中析至究竟微謂唯是慧眼所行故極微言顯微極義以何爲證知有極微以阿笈摩及理爲證阿笈摩者

謂契經說諸所有色或細或麤細者謂極微更不可析故餘有對色說名爲麤復有餘師作如是釋不善無記說名爲麤所餘善色說名爲細如是欲色繫有漏無漏別此不應理以劣勝言已攝如是性等別故復有別釋眼境爲麤耳等餘根所取名細此亦非善俱通二故又不定故謂有細色如析毛端極明眼者猶難得見或有大聲如雷音等震動天地有耳皆聞是故細言表極微色理善成就若謂經中亦說段食有麤細故此釋非者亦不相違此經說色彼經說食意各別故以一極微可名爲色不可名食故意有異理必應爾以伽他言

黑白等諸色 皆有細有麤 細者謂最微 麤卽餘有對

由此誠證極微定有又先已說先說者何謂毗奈耶作如是說七極微集各一微等如是名教其理者何謂如積聚有情身色至色究竟有量最麤准此亦應分析諸色有究竟處名一極微云何知爾以可析法分析至窮猶有餘故謂世現見以餘聚色析餘聚色有細聚生析析至窮猶有餘分可爲眼見更不可析如是聚色不能析處亦如麤聚有可析理謂彼可以

覺慧分析如以聚色析聚至窮慧析至窮應有餘在
可爲慧見更不可析此餘在者卽是極微是故極微
其體定有此若無者聚色應無聚色必由此所成故
如是已說踰繕等應辯年等其量云何頌曰

百二十剎那 爲恒剎那量 臘縛此六十

此三十須臾 此三十晝夜 三十晝夜月

十二月爲年 於中半減夜

論曰剎那百二十爲一但剎那六十但剎那爲一臘
縛三十臘縛爲一牟呼栗多三十牟呼栗多爲一晝
夜此晝夜有時增有時減有時等三十晝夜爲一月

總十二月爲一年於一年中分爲三際謂寒熱雨各
有四月十二月月中六月減夜以一年內夜總減六云
何如是故有頌言

寒熱雨際中 一月半已度 於所餘半月

智者知夜減

如是已辯剎那至年劫量不同今次當辯頌曰
應知有四劫 謂壞成中大 壞從獄不生
至外器都盡 成劫從風起 至地獄初生
中劫從無量 減至壽唯十 次增減十八
後增至八萬 如是成已住 名中二十劫

成壞壞已空 時皆等住劫 八十中大劫
大劫三無數

論曰言壞劫者謂從地獄有情不復生至外器都盡
壞有二種一趣壞二界壞復有二種一有情壞二外
器壞然壞與成總分四品一者正壞二壞已空三者
正成四成已住言正壞者謂此世間過於二十中劫
住已從此復有等住二十壞劫便至壞劫將起住此
洲人壽量八萬若時地獄有情命終無復新生爲壞
劫始乃至地獄無一有情爾時各爲地獄已壞諸有
地獄定受業者業力引置他方獄中由此准知傍生

鬼趣時人身內無有諸蟲與佛身同傍生壞故有說
二趣於人益者壞與人俱餘者先壞如是二說前說
爲善若時人趣此洲一人無師法然得初靜慮從靜
慮起唱如是言離生喜樂甚樂甚靜餘人聞已皆入
靜慮命終並得生梵世中乃至此洲有情都盡是名
已壞瞻部洲人東西二洲例此應說北洲命盡生欲
界天由彼鈍根無離欲故生欲天已靜慮現前轉得
勝依方能離欲乃至人趣無一有情爾時各爲人趣
已壞若時天趣欲界六天隨一法然得初靜慮乃至
並得生梵世中爾時各爲欲天已壞如是欲界無一

有情名欲界中有情已壞若時梵世隨一有情無師
法然得二靜慮從彼定起唱如是言定生喜樂甚樂
甚靜餘天聞已皆入彼靜慮命終並得生極光淨天
乃至梵世中有情都盡如是各已壞有情世間唯器
世間空曠而住餘方世界一切有情感此三千世界
業盡於此漸有七日輪現諸海乾竭衆山洞然洲渚
三輪並從焚燎風吹猛焰燒上天宮乃至梵宮無遺
灰燼自地火焰燒自地宮非他地災能壞他地由相
引起故作是言下火風飄焚燒上地謂欲界火猛焰
上昇爲緣引生色界火焰餘災亦爾如應當知如是

始從地獄漸減乃至器盡總名壞劫所言成劫謂從
風起乃至地獄始有情生謂此世間災所壞已二十
中劫唯有虛空過此長時次應復有等住二十成劫
便至一切有情業增上力空中漸有微細風生是器
世間將成前相風漸增盛成立如前所說風輪水金
輪等然初成立大梵天宮乃至夜摩宮後起風輪等
是謂成立外器世間器有壞成由有情力若有情類
久集上天此器世間必應漸起令福減者散下居故
謂極光淨久集有情天衆既多居處迫迫諸福減者
應散下居此器世間理應先起故劫壞位有情上集

論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第三
十
於劫成時有情下散由罪福減及福罪增集散旋環
理應如是旣已成立此器世間初一有情極光淨歿
生大梵處空宮殿中後諸有情亦從彼歿有生梵輔
有生梵衆有生他化自在天宮漸漸下生乃至人趣
俱盧牛貨勝身贍部後生餓鬼傍生地獄法爾後壞
必最初成若初一有情生無間獄二十中成劫應知
已滿此後復有二十中劫各成已住次第而起謂從
風起造器世間乃至後後有情漸住初一有情極光
淨歿生大梵宮者卽爲大梵王諸大梵王必異生攝
以無聖者還生下故上二界無入見道故卽由此故

論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第三
十
無一有情無間二生爲大梵義旣說大梵最後命終
極光淨天壽八大劫二十中劫世界還成如何梵王
生極光淨受少壽量還從彼歿雖彼非無有中天義
而廣大福方生彼天八大劫壽中始經少分二十中
劫頃寧卽命終以此觀知餘來生此此洲人壽經無
量時至住劫初壽方漸減從無量減至極十年卽名
爲初一住中劫此次十八皆有增減謂從十年增至
八萬復從八萬減至十年爾乃名爲第二中劫次餘
十七例皆如是於十八後從十歲增至極八萬歲各
第二十劫一切劫增無過八萬一切劫減唯極十年

十八劫中一增一減時量方等初減後增故二十劫時量皆等此總名爲成已住劫所餘成壞及壞已空雖無減增二十差別然由時量與住劫同唯住各成二十中劫成中初劫起器世間後十九中有情漸住壞中後劫減器世間前十九中有情漸捨如是所說成住壞空各二十中積成八十總此八十成大劫量若爾且對苦苦爲言應生死中樂多非苦壞空成劫一向苦故於住劫中雖苦樂雜而純苦少純樂時多時分雖然而苦起位增上猛利樂則不爾謂於熱際烈日逼身雖用旃檀烏施羅末及氷雪等而爲對治

便有增上身安樂生爾時欬遭小刺所刺頓忘衆樂唯覺有苦如是若遇恩愛別離心中所生增上苦受重於恩愛和合生樂由如是等知生死中樂少苦多其理決定諸劫唯用五蘊爲體除此時體不可得故經說三劫阿僧企耶清進修行得成佛者於前所說四種劫中積大劫成三劫無數謂從初種大菩提種經三大劫阿僧企耶方乃得成大菩提果旣稱無數何復言三有釋此言諸善業者依算計論算至數窮初不能知各一無數如是無數積至第三餘復釋言六十數內別有一數立無數名謂有經中說六十數

此言無數當彼一名積此至三名三無數非諸等計不能數知菩薩經斯三劫無數方乃證得無上菩提如是已辯劫量差別諸佛獨覺出現世間爲劫增時爲劫減位頌曰

減八萬至百 諸佛現世間 獨覺增減時

麟角喻百劫

論曰從此洲人壽八萬歲漸減乃至壽極百年於此中間諸佛出現何緣增位無佛出耶有情樂增難教厭故多行妙行故少有墮三塗減百年時何故無佛見於如是壽短促時不能具成佛所作故謂一切佛

出現世間決定捨於第五分壽從定所起命行依身非於爾時所化樂見以設出世爲佛事少故於爾時佛不出世經王於此作是釋言五濁極增難可化故豈不今世人減百年五濁雖增而有能辯入正決定離染得果佛唯爲此應出現世間故彼所言非爲善釋非百年位佛出世時一切皆能遵崇聖教入正決定離染得果可言減百一分不能辦斯佛事故無佛出然於減百設佛出世亦有一分能遵教等如百年時佛何不出若謂減百堪化有情極少故佛不出者是則應說前所立因不能具成佛所作故雖於減

百五濁極增不能具成佛所作事由斯故佛不出世間而此親因非彼所說言五濁者一壽濁二劫濁三煩惱濁四見濁五有情濁云何濁義極鄙下故應棄捨故如滓穢故豈不壽劫有情濁三互不相離見濁卽用煩惱爲體五應不成理實應然但爲次第顯五衰損極增盛時何等名爲五種衰損一壽命衰損時極短故二資具衰損少光澤故三善品衰損欣惡行故四寂靜衰損展轉相違成諍諍故五自體衰損非出世間功德器故爲欲次第顯此五種衰損不同故分五濁獨覺出現通劫增減然諸獨覺有二種殊一

者部行二麟角喻部行獨覺先是聲聞得勝果時轉名獨勝有餘說彼先是異生曾修聲聞順決擇分今自證道得獨勝名由本事中說一山處總有五百苦行外仙有一獼猴曾與獨覺相近而住見彼威儀展轉遊行至外仙所現先所見獨覺威儀諸仙觀之咸生敬慕須臾皆證獨覺菩提若先是聖人不應修苦行麟角喻者謂必獨居二獨覺中麟角喻者要百大劫修善提資糧然後力成麟角喻獨覺言獨覺者謂現身中雖稟至教唯自悟道以能自調不調他故何緣獨覺言不調他非彼無能演說正法以彼亦得無

礙解故又能憶念過去所聞諸佛言詞堪爲他說得極遠境宿住智故又不可說彼無慈悲爲攝有情現神通故又不可說無受教機爾時有情亦有能起世間離染對治道故雖有此理而今測量彼知爾時有情根欲入見諦等不藉他教故不說法以調伏他除此所餘攝有情事無勞設教現通卽成又諸獨覺闕力無畏對於我論堅執衆中欲說無我心便怯劣故不說教以調伏他有餘釋言由彼獨覺長時數習少欲勝解又避攝衆誼雜過失故不說法以調伏他若自有能他有根欲棄而不濟度豈名有慈悲是故應

如前釋爲善輪王出世爲在何時幾種幾俱何威何相頌曰

輪王八萬上 金銀銅鐵輪 一二三四洲

逆次獨如佛 他迎自往伏 誦陣勝無害

相不正明圓 故與佛非等

論曰從此洲人壽無量歲乃至八萬歲有轉輪王生減八萬時有情富樂壽量損減非其器故或順彼受業定於彼時方與果故如感佛身業要劫減時方能與果王由輪寶旋轉應導威伏一切名轉輪王施設之中說有四種金銀銅鐵輪應別故如其次第勝上

中下逆次能王領一二三四洲謂鐵輪王王一洲界
銅輪王二銀輪王三若金輪王四洲界契經就勝
但說金輪故契經言若王生在刹帝利種紹灌頂位
於十五日受齋戒時沐浴首身受勝齋戒昇高臺殿
臣僚輔翼東方欸有金輪寶現其輪千輻具足轂輞
衆相圓淨非匠所成舒妙光明來應王所此王定是
轉金輪王轉餘輪王應知亦爾輪王如佛無二俱生
故契經言無處無位非前非後有二如來應正等覺
出現於世有處有位唯一如來如說如來輪王亦爾
應審思擇此唯一言爲據一大千爲約一切界應說

一切界無差別言故謂無經說唯此世間又無經言
唯一世界如何不說而能定知唯據一大千非約一
切界若爾何故梵王經說我今於此三千大千諸世
界中得自在轉彼有密意密意者何謂若世尊不起
加行唯能觀此三千大千若時世尊發起加行無邊
世界皆佛眼境天耳通等例此應知若不許然佛於
餘界何緣無有自在化能爲闕大悲爲智有礙闕大
悲者經不應言如來悲心普覆一切智有礙者經不
應言無一爾燄佛智不轉若佛智悲徧於一切無礙
無闕則應說法普能濟度一切有情無邊界中如來

皆有不思議力能普化故又佛先於三無數劫發願度脫一切有情令諸有情若自所化若他所化皆已下種資糧成熟住在十方無出世尊願所及境何緣此佛不度餘方設一如來唯化一界亦非一界盡得涅槃然許如來能化一界故許一佛普化十方雖度不盡亦無有失餘爲當來佛所度故由斯理故梵王經說我今於此三千大千諸世界中自在轉者定有密意爲證不成又理必然如舍利子總約現在白世尊言我得彼問當如是答今時無有梵志沙門得無上菩提與我世尊等所以然者我從世尊親聞親

無處無位非前非後有二如來應正等覺出現於世有處有位唯一如來如其他方別有佛者非舍利子懷嫉妬心何故不言他方雖有而一世界無二如來豈不此經亦有密意引證已義亦不得成密意者何謂彼所引無處位等有二如來如說如來輪王亦爾若無密意約現總遮則應輪王餘界非有以彼如佛遮俱生故若餘界輪王雖遮而有則餘界諸佛不可言無是故此經約一界說不可以佛定例輪王卽此經中遮女成佛豈亦有佛以女身成如遮輪王俱生非定又不可以佛例輪王以轉輪王如業主別所生

處所有隔別故謂轉輪王業有分限故所王領亦有
隔別非一四洲俱時二主同所王領況得有多是故
應知爲主有隔其所生處理有分限由有分限故一
界中無二輪王餘界別有佛因無有分限異故爲主
王化亦無分限由此無有佛土隔別故不可言屬此
屬彼如何此佛唯化此方餘世界中有餘佛化云何
知佛爲化主無限於一切境界皆有智故諸界差別
由二種依謂依身殊及法差別佛於諸界差別相中
有能徧知殊勝智故於一切法一切有情差別境中
無礙智轉如契經說佛告苾芻我觀有情非易可得

從久流轉生死以來非汝父母乃至廣說又契經說
佛告苾芻我觀方土非易可得從久流轉生死以來
非汝所居乃至廣說又舍利子讚述世尊成就無上
宿住念智作如是言大德世尊於彼彼處曾不曾住
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想非非想卽彼
彼處所有行相所有標舉有無量種無上微妙宿住
念智豈不由此卽成如來於不生處亦有智轉能爲
化主化彼有情非轉輪王有如是德故不可引比例
世尊又轉輪王於大千界爲多俱出各王四洲爲一
輪王總王如佛若爾何失二俱不然若多俱生各別

主者如王與佛遮二言同而許輪王於大千界同時多出非佛世尊如是亦應許餘世界有輪王出無佛世尊若一輪王生一四洲界而能總王百俱胝界者輪王少福都無妙智而許總王三千大千況我世尊具大福德於一切界一切有情有大堪能無礙妙智而執所王不越大千與輪王同斯有何理又彼所執都無至教唯依少理作如是言現見世間有多菩薩俱時修習菩提資糧一界一時可無多佛多界多佛何理能遮故無邊界中有無邊佛現此所立理應共尋思俱時造修轉輪王業及俱修習菩提資糧二類

有情誰多誰少又輪王果無上菩提無障圓成誰多誰速又有何定理無二無多造一界同時轉輪王業彼如是業成熟既同時何理爲遮不俱生一界此中定理於佛亦然不可被徵便許一界無二多造業或非一俱生又賢劫中契經定說有五百佛出現世間或有說言千佛出世若干菩薩菩提資糧同一劫中可得圓滿何緣成佛定不同時謂彼皆於三無數劫精勤修習菩提資糧有一劫中同處成佛何緣無有同處同時於一大千無俱時理多界唯一理亦應同唯佛世尊能於此義究竟通達我等隨力且於此作

如是尋思諸有智人應詳其理如是所說四種輪王
威定諸方亦有差別謂金輪者諸小國王各自來迎
作如是請我等國土寬廣豐饒安隱富樂多諸人衆
唯願天尊親垂教勅我等皆是天尊翼從若銀輪王
自往彼土威嚴近至彼方臣伏若銅輪王至彼國已
宣威競德彼方推勝若鐵輪王亦至彼國現威列陣
剋勝便止一切輪王皆無傷害令伏得勝已各安其
所居勸化令修十善業道故輪王死多得生天經說
輪王出現於世便有七寶出現世間象等五寶有情
數攝如何他業生他有情非他有情從他業起然由

先造互相屬業於中若一稟自業生餘亦俱時乘自
業起如是所說諸轉輪王非唯有七寶與餘王別亦
有三十二大士相殊若爾輪王與佛何異佛大士相
處正明圓王相不然故有差別言處正者謂於佛身
衆相無偏得其所故言明了者謂於佛身相極分明
能奪意故言圓滿者謂於佛身衆相周圍無缺減故
劫初人衆爲有王無頌曰

劫初如色天 後漸增貪味 由墮貯賊起
爲防雇守田

論曰劫初時人皆如色界極光淨殄來生人間經於

久時漸有王出故契經說劫初時人有色意成支體
圓滿諸根無缺形色端嚴身帶光明騰空自在飲食
喜樂長時久住有如是類地味漸生其味甘美其香
鬱馥時有一人稟性耽味艱香起愛取嘗便食餘人
隨學競取食之爾時方名初受段食資段食故身漸
堅重光明隱沒黑闇便生日月衆星從茲出現由漸
耽味地味便隱從斯復有地皮餅生競耽食之地餅
復隱爾時復有林藤出現競耽食故林藤復隱有非
耕種香稻自生衆共取之以充所食此食麤故殘穢
在身爲欲蠲除便生二道因斯遂有男女根生由二

根殊形相亦異宿習力故便相瞻視因此遂生非理
作意欲貪鬼魅惑亂身心失意猖狂行非梵行人中
欲鬼初發此時爾時諸人隨食早晚隨取香稻無所
貯積後時有人稟性懶惰長取香稻貯擬後食餘人
隨學漸多停貯由此於稻生我所心各縱貪情多收
無厭故隨收處無復再生遂共分田慮防遠盡於已
田分生恡護心於他分田有懷侵奪劫盜過起始於
此時爲欲遮防共聚詳議銓量衆內一有德人各以
所收六分之一雇令防護封爲田王因斯故立刹帝
利名大衆欽承恩流率土故復名大三末多王自後

諸王此王爲首時人或有情狀居家樂在空閑精修
戒行因斯故得婆羅門名後時有王貪恡財物不能
均給國土人民故貪匱者多行賊事王爲禁止行輕
重罰爲殺害業始於此時時有罪人心怖刑罰覆藏
其過異想發言虛誑語生此時爲首於劫減位有小
三災其相云何頌曰

業道增壽減 至十三災現 刀疾飢如次

七日月年止

論曰從諸有情起虛誑語諸惡業道後後轉增故此
洲人壽量漸減乃至極十小三災現故諸災患二法

爲本一貪美食二性懶墮此小三災中劫末起三災
者一刀兵二疾疫三飢饉謂中劫末十歲時人爲非
法貪淖汗相續不平等愛映蔽其心邪法縈纏瞋毒
增上相見便起猛利害心如今獵師見野禽獸隨手
所執皆成利刀各逞凶狂互相殘害又中劫末十歲
時人由具如前諸過失故非人吐毒疾疫流行遇輒
命終難可救療又中劫末十歲時人亦具如前諸過
失故天龍忿責不降甘雨由是世間久遭飢饉旣無
支濟多分命終是故說言由飢饉故便有聚集白骨
運籌由二種因名有聚集一人聚集謂彼時人由極

飢羸聚集而死二種聚集謂彼時人爲益後人輟其所食置於小篋擬爲種子故飢饉時各有聚集言有白骨亦由二因一彼時人身形枯燥命終未久白骨便現二彼時人飢饉所逼聚集白骨煎汁飲之有運籌言亦二因故一由糧少傳籌食之謂一家中從長至幼隨籌至日得少麤餐二謂以籌挑故場蘊得少穀粒多用水煎分共飲之以濟餘命然有至教說治彼方謂若有能一晝一夜持不殺戒於未來生決定不逢刀兵災起若能以一訶梨怛難起殷淨心奉施僧衆於當來世決定不逢疾疫災起若有能以一搏

之食起殷淨心奉施僧衆於當來世決定不逢飢饉災起此三災起各經幾時刀兵災起極唯七日疾疫災起七月七日飢饉七年七月七日度此便止人壽漸增東西二洲有似災起謂臙增盛身力羸劣數加飢渴北洲總無前說火災焚燒世界餘災亦爾如應當知何者爲餘今當具辯頌曰

三災火水風 上三定爲頂 如次內災等

四無不動故 然彼器非常 情俱生滅故

要七火一水 七水火後風

論曰此大三災逼有情類令捨下地集上天中初火

災興由七日現有說如是七日輪行猶如鴈行分路
旋運有說如是七日輪行上下爲行分路旋運中間
各相去五千踰繕那大水災興由降暴雨有作是說
從三定邊空中欽然雨熱灰水有餘復說從下水輪
起涌沸水上騰漂浸決定義者卽此邊生後風災興
由風相擊有作是說從四定邊空中欽然飄擊風起
有餘復說從下風輪起衝擊風上騰飄鼓此決定義
准前應知若此三災壞器世界乃至無有細分爲餘
後麤物生誰爲種子豈不卽以前災頂風爲緣引生
風爲種子或先所說由諸有情業所生風能爲種子

風中具有種種細物爲同類因引麤物起或諸世界
壞非一時有他方風具種種德來此爲種亦無有過
故化地部契經中言風從他方飄種來此如先所說
前災頂風此中何災以何爲頂火水風如次上三定
爲頂故世尊說災頂有三若時火災焚燒世界以極
光淨天爲此災頂若時水災浸爛世界以徧淨天爲
此災頂若時風災飄散世界以廣果天爲此災頂隨
何災力所不及處卽說各爲此災之頂何緣下三定
遭火水風災初二三定中內災等彼故謂初靜慮尋
伺爲內災能燒惱心等外火災故第二靜慮喜受爲

內災與輕安俱潤澤如水故徧身羸重由此皆除故
經說苦根第二靜慮滅以說內心喜得身輕安故非
唯火災尋伺止息亦由滅苦所依識身故說苦根二
靜慮滅雖生上地識身容現前隨欲不行自在故無
過然經言滅苦據正入定時初靜慮中猶有尋伺無
增上喜不言苦滅第三靜慮動息爲內災息亦是風
等外風災故若入此靜慮有如是內災生此靜慮中
遭是外災壞故初靜慮內具三災外亦具遭三災所
壞第二靜慮內有二災故外亦遭二災所壞第三靜
慮內唯一災故外但遭一災所壞何緣不立地亦爲

災以器世間卽是地故但可火等與地相違不可說
言地還違地如先所說三斷末摩所斷末摩卽是地
故不可立地以爲能斷大種類同不相違故又下三
定以火水風如次爲災損壞外器若復立地爲第四
災則應能損第四靜慮然彼靜慮必無外災以彼定
無內災患故由此佛說彼名不動內外三災所不及
故由是故說災唯有三毗婆沙師說第四定攝淨居
故災不能損由彼不可生無色天亦復不應更往餘
處由此證餘界無淨居天若餘世界中有淨居者應
如地獄移往他方寧說不應更往餘處下三天處由

淨居天威力攝持故無災壞無容一地處少不同便有爲災壞不壞別若爾彼地器應是常不爾與有情俱生俱滅故謂彼天處無總地形但如衆星居處各別有情於彼生時死時所住天宮隨起隨滅是故彼器體亦非常所說三災云何次第要先無間起七火災其次定應一水災起此後無間復七火災度七火災還有一水如是乃至滿七水災復七火災後風災起如是總有八七火災一七水災一風災起水風災起皆次火災自水風災畢火災起故災次第理必應然何緣七火方一水災極光淨天壽勢力故謂彼壽

量極八大劫故至第八方一水災由此應知要度七水八七火後乃一風災由徧淨天壽勢力故謂彼壽量六十四劫故第八八方一風災如諸有情修定滿勝所感異熟身壽漸長由是所居亦漸久住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二 說一切有部

音釋

蟻

蟻居堂切

蟻

古猛切

肘

陟柳切

燎

力矯切

銓

銓所漸切

銓

銓衡也

輟

陟勇切

僣

苦協切

也

銓音良量度也

止也

切

搏

度宜切

京口善女人等造
論
三
改刻
八十六
冥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三

尊者 衆賢 造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辯業品第四之一

此中一類隨順造惡怯難論者作如是言如上所陳諸内外事多種差別非業爲因現見世間果石等物衆多差別無異因故謂從一種有多果生無種爲先有石等異棘鋒鋷利豆皮黑等衆相差別是誰所爲若必情欣有因論者應言精血爲內法因種等爲因生外芽等見由彼差別此有差別故如果等異無現

異因不現見因亦應非有爲對彼執故立宗言頌曰
世別由業生 思及思所作 思卽是意業

所作謂身語

論曰定由有情淨不淨業諸內外事種種不同云何
知然見業用故謂世現見愛非愛果差別生時定由
業用如農夫類由勤正業有稼穡等可愛果生有諸
愚夫行盜等業便招非愛殺縛等果復見亦有從初
處胎不由現因有樂有苦旣見現在要業爲先方能
引得愛非愛果知前樂苦必業爲先故非無因諸內
外事自然而有種種差別又世現見造善者少造惡

者多然於世間有情樂少苦多得以現見爲門非
現見成故謂世現見造作種種淨不淨業爲因緣故
便有種種樂苦果生又見勤修如法行者諸根怡悅
心寂安泰若爲貪等猛焰纏逼行非法行與上相違
又見世間如法行者便得供養恭敬附託非法行者
與此相違由所現見法非法因果足可比度不現見
果因亦見世間與上相違者此不違理以有餘因故
謂見世間有造衆惡而似感得心懽悅者是先善業
果或現加行生或有由斯招他敬養等應知亦是現
不現因生如有智人爲湯所淪便能了痛因火非水

如是智者應當審思諸樂果生由善非惡又世現見久習貪等貪等便增智慧等亦爾然復見有不由久習而貪慧等自性猛利智者應知是先業果若他敬等因惡行生應諸行惡行皆招他敬等故有許可善巧親密諸現因緣得敬養者應知以此助餘善業令其有力能與自果行獵獸等諸惡行時由不正思便生權院妄自慶慰謂爲樂者是造業時非受果位有業法受現在雖樂而感當來苦異熟果是故智者應善觀察勿耽小樂而招大苦又見戰等殺害爲因便蒙賞賴勝財位者此亦爲緣助先善業若異此者應俱

蒙賴或害已朋亦應獲賞又同事業所獲有殊由此應知現士用等但能緣助不現見因令彼能招敬財位等又見有造淨不淨業而現獲得毀讚衰利與所造因相違果者應知此爲餘業所伏未得自果但爲他緣非倒無因世間生起又彼既許世所現見種等爲因能生芽等故無因論理自不成又不可言有情身等但由現在加行力生如芽等生唯從種等以外種等生芽等時非離有情業增上故又若諸法無因生者則應一切由一切物於一切時一切生起何須計度種等別因諸芽等生可由業力毒刺等物應非

業生以非有情所須用故此難非理現不見見麤細
有情所須用故又所須用種種不同謂令有情衆同
分等生住增長皆名須用設非所食須用義成若諸
世間內外差別皆有情業增上所生何緣鉢特摩盂
鉢羅華等色香美妙非有情身由諸有情共不共業
所生諸果有差別故謂諸有情造共淨業生蓮華等
美妙色香共不淨業生毒刺等由不共業感有情身
雜思業生故有淨穢與蓮華等不可例同理必應然
以諸天等純淨業感故彼內身及外資緣皆同美妙
然不肖者以見世間樂施者貧苦慳吝者富樂便增

邪見謂果無因此由於田及思數習所得異熟增上
等流果差別中不了達故謂有先世於良福田暫植
施因故招富樂然不數習能捨物思故於今生仍懷
慳吝若有先世數施非田則於今生貧窮樂施於如
是義何致愚迷故由有情先世業力及現士用二種
世間差別果生理善成立惡因論者作是詰言如何
定知害得非愛果不害得愛果非此相違應從二因
各生二果此如前釋前釋者何謂世現見造善者少
造惡者多然於世間有情樂少苦多可得如是世間
諸有情類多行殺害少持不殺如其愛果殺害所招

則應世間樂多苦少既見不爾是故定知非殺害因能招愛果又見甘苦種子爲因如次能生甘苦二果非相違故如是若造苦樂他業如次應招自苦樂果非此相違豈不世間毛蒲角葦雖別體類而見相生如是亦應苦樂他業如次能得自樂苦果此喻不成非所許故見穀麥等果似因故謂許蒲葦從自種生毛角但能爲其緣助如穀麥等雖自種生而現見從水土等起故彼所引同喻不成又見世間求富樂者必勤利樂有德者故若如蒲葦從異類生應彼爲求富來樂者於有德者令苦非樂既爲求樂勤利樂他

故殺害因不招樂果又彼所說應從二因各生二果理不成立因無差別而能別招愛非愛果曾不見故謂曾不見無差別因而能別招愛非愛果但見無別從無別生是故不應作如是計淨不淨業各招二果若必爾者不見有餘異熟因故淨不淨業所感之果無差別故則應一切有情業果皆無差別然無是事若許爾者持戒破戒無差別故精勤修學卽爲唐捐然不應許又若爾者應殺生故於善趣中同時俱受長壽短壽二種異熟離殺生者爲難亦然如是行盜及離盜等並應俱時受富貧等亦不應執雖不俱時

有二果生而更代受非因無別生別果故又曾未見有異熟因生異熟已猶有功力能招別類異熟果故又見有處愛非愛果壽長短等有決定故若從二因各生二果而更代受是則應無愛及非愛壽定長短受苦樂等決定差別然現可得或定長壽或定短壽或定多樂或定多苦是故無容二因更代各生二果豈不有情皆愛自命應在地獄亦愛命長如是便成因果翻對無如是失以造業時能辦多事故受果位亦有種種差別果生謂造業時諸殺生者令他受苦隔斷他命令他怖畏失壞威光故受果時有三相似

謂苦他故於地獄中受極重苦爲異熟果斷他命故於善趣中受命極促爲等流果壞他威故感外藥物皆少精光爲增上果故無因果成翻對失若爾便應許殺生業感善趣果不爾不許感善趣中異熟果故謂善趣壽淨業所招然彼殺生爲其災害令其不遂全與自果故說殺生能招短壽設有惡業感善趣中異熟果者非愛果攝是故亦非因果翻對有執祠祀明呪爲先害諸有情能招愛果非汎爾害故無前失若爾呪術或以厭禱令遭熱病乃至命終應許此殺能招愛果此呪術等非欲利樂所害有情祠祀明呪

意欲利樂所害羊等故能害者雖害有情猶如良醫不招苦果脫生死者亦以利樂蟲蟻等心害蟲蟻等應招愛果非以明呪或以刀杖同爲利樂殺害有情果容有異如能殺者要依自心善惡有殊得福非福如是所殺羊等蟻等應由自心得福非福非由強殺令彼福生以之爲因當招愛果如脫生死者害他有情不爲善果因但招惡果如是祠祀明呪爲先亦應唯招非所愛果良醫於彼非同法喻以諸良醫爲欲利樂諸有病者勤加救療令他安樂現非後生醫及傍人知功驗果雖令病者暫苦觸身而彼良醫不生

非福然彼自許羊等愚癡不能了知福與非福旣被殺害現苦難任雖說未來當招愛果而能殺者及彼傍人俱不現知亦無理證故所引喻非與法同殺者傍人雖不現證而由明論定量故知祠祀害生不生非福寧知明論是定量耶以明呪聲體是常故謂諸明論無製作者於中呪詞自然有故能爲定量唯此非餘爲明論聲獨是常性爲許一切聲皆是常若明論聲獨是常者無定量證理必不成現見餘聲耳根所取是無常性諸吠陀論亦耳根得應是無常若一切聲皆是常者應非定量唯明論聲以許常聲爲定

量故許皆定量便失本宗唯明論聲是定量攝又非覺慧所發音聲唯可耳聞無定詮表既許明論非覺爲先是則亦應非定量攝又若明論聲體是常誰障彼聲令不恒得曾牒等處互相擊動顯明論聲此聲雖常顯緣闕故而不恒得此聲不應爲緣所顯能覆障法不可得故現見瓶等被闢或餘所覆障時要假明等除其覆障瓶等方顯未得聲前能障聲法都不可得寧容可說聲不恒得由障未除故彼所言唯憑妄計又世現見顯因雖別而所顯物相無改轉然明論聲隨緣聞異謂隨幼壯老曾牒等擊動發聲聞各有異故不可說聲由彼顯又聲離能顯異處可取故謂離能顯處別處聲可得非所顯物離能顯因別處可取故曾牒等於吠陀論非能顯因又此中無同法喻故謂如何物先隱誰顯此如瓶等明等顯發理不應然非極成故謂且應審爲卽闢瓶先被闢障今爲明顯爲在闢瓶無間滅位有別瓶體與明合生故此中無極成同喻設許明論被顯如瓶則應如瓶是無常性以彼自說瓶是所顯及無常性此亦應然又應樂等同此執故謂此聲發現從自因然執此聲非生唯顯樂等發起亦從自因何故不執非生唯顯故一

切聲從自因發應如樂等非顯唯生是故彼言明論
中呪無製作者故體是常能爲定量有言無實若爾
應說諸明論聲至教所收故爲定量謂明論說可愛
果等是諸大仙至聖所見彼傳說故至教所攝若順
便獲諸可愛果違便現遭不可愛報不爾汝等所敬
諸仙所證至聖非現量得亦不可以比量准知故彼
傳說非至教攝謂汝所敬大仙所見明論所說可愛
果等汝等曾無能少現見可以准驗所說非虛由此
比知彼證至聖驗所傳教是至教攝故汝所說是愚
敬言詎能了知真至教相且如仁等所敬大師所證

至聖亦非仁等現量所得而許至聖彼所說教是至
教攝餘亦應然何獨不許此例非理我等大師有至
聖相現可證得准相比度知證至聖驗所說教是至
教攝何等名爲至聖之相與此相合至聖性成證彼
所言是至教攝失虛誑語因貪瞋癡我等大師圓滿
證得貪瞋等過皆畢竟盡由得此盡故成至聖所以
發言皆至教攝師過永盡何理證知能圓滿說永盡
道故謂我大師能圓滿說永盡過道由是比知貪等
諸過皆畢竟盡如何知此道能畢竟盡過能障解脫
得因由此暫永離故若法能障衆苦盡得由所說道

能暫永離離此法故便能證得貪瞋癡等諸過永盡此能障法其體是何謂能執我卽是我見諸外道輩皆許有我故彼不能解脫我執以諸我執離無我見畢竟無能令止息者然正法外所有諸仙皆無有能正說無我無此教故不離我執以於我執不能離故便不能證貪等永盡不證永盡容有虛言成就彼因貪瞋癡故由是汝等所敬諸仙實非大仙亦非至聖非至聖故彼所傳說明論等聲非至教量以彼非量故我先辯於祠祀中明呪殺害非得愛果其理極成由是彼言祠祀明呪爲利羊等雖害有情猶如良醫

不招苦果如是所說理定不成彼既不成唯此所說世間差別由業理成然此頌中言世別者依第六轉謂世之別或第七轉謂世中別此所由業其體是何謂心所思及思所作故契經說有二種業一者思業二思已業思已業者謂思所作卽是由思所等起義應知思者卽是意業思所作者卽身語業如是二業於契經中世尊說爲三謂身語意業如三業隨其次第由所依自性等起故建立謂業依身故名身業業性卽語故名語業此業依意復與意俱等起身語故名意業此中已說意業自性謂卽是思思如前辯

身語二業自性云何頌曰

此身語二業 俱表無表性

論曰應知如是所說諸業中身語二業俱表無表性故本論言云何身業謂身所有表及無表云何語業謂語所有表及無表復有何緣唯身語業表無表性意業不然以意業中無彼相故謂能表示故名爲表示自心令他知故思無是事故不名表由此但言身語二業能表非意何故經言諸愛者表卽是意業此有餘義爲顯意業雖體非色由愛成麤謂愛俱思雖體非色相麤顯故如身語表能表自心令他知故

實非表性假說爲表故經但言諸愛者表卽是意業卽是由愛所逼迫者明了動心法卽是意業義若此經言愛者意業體卽是表可舉此經以顯意業用表爲性如是且辯意業非表亦非無表以無表業初起必依生因大種此後無表生因雖滅定有同類大種爲依故後後時無表續起諸意業起必依於心非後後時定有同類心相續起可意無表依止彼心多念相續以心善等念念有殊設無表思同類續起如何依止前心意業可隨後念異類心轉非有意業心不相應故意業中亦無無表是故唯有身語二業表無

表性其理善成上座此中作如是說如何可說剎那滅身有動運轉各爲身業以若有法此時此處生無動運轉卽此時處滅若不許如是無剎那滅義如是語業爲難亦然非對法宗許動運轉各身語表所以者何頌曰

身表許別形 非行動爲體 以諸有爲法

有剎那盡故 應無無因故 生因應能滅

形亦非實有 應二根取故 無別極微故

語表許言聲

論曰髮毛等聚總名爲身於此身中有心所起四大

種果形色差別能表示心名爲身表如思自體雖剎那滅而立意業於理無違如是身形立爲身業故彼所難非預此宗復以何緣不立顯色及大種等爲身表耶此等皆唯無記性故豈不此等如能生心亦應得成善等性別此責非理此等不隨作者樂欲而得生故又設離心亦得生故表必待心方得生故若大種等一心所生如體有差別法亦應爾故然不可謂一心所生有差別體成差別性復云何知身語二業有善不善契經說故如契經言諸有染污眼耳所識法彼具壽爲非諸有清淨眼耳所識法說亦如是復

云何知四大種等唯無記性亦由經說如契經言或有一類身住十年乃至廣說說心意識異滅異生有設難言諸有表業善等性別理不應成自類有殊理不成故謂等是身業待能起心便成無記性或成不善如子或餘執觸母乳是故身業自類相望差別不成唯無記性但由心故此有差別卽能差別可成善等此難非理彼此極相似故別相難知如菴沒羅種等如菴沒羅種所有顯形與楊樹羅種相極相似雖極相似而非無別以見彼果有差別故身語表業理亦應然若待能起心說表差別然不可說表有善等

異則應思業亦無善等以思亦與信貪等俱方得名爲善不善故若一果故善等成者理亦不然待他同故如思雖與信等相應同一果性而待信等勢力方成善等性別如是表業是善等心所等起故心等流故成善等別與思義同若身語業體是善等應同外道離繫者論彼說善惡其性如火思與不思俱能燒故無同彼失以善惡表離心不生如眼等識如眼等識雖有差別若離眼等終不得生如是表業雖有善惡若離於心無容得起故無同彼離繫論失又古諸師已破離繫所立火喻說如是言縛喝國人意懷忿

論
隋書卷之三十三
十
洛三
惠有諸離繫起善淨心俱以其手拔離繫髮此二罪
福豈容平等如是身語業相雖同而於其中有善惡
異故非如火業無差別由此彼說不應正理是故我
宗無同彼失彼上座所立身語業云何彼作是言餘
緣力故令大造聚異方生時後果前因無間而轉能
爲攝益或爲損害卽如是聚名身表業卽以世俗補
特伽羅如是語言從緣而起生如是果名語表業以
約勝義法無主宰故多實界合立表名一物不能獨
表示故又無餘物名爲表故今謂彼宗所立表業於
聖教外妄述已情以契經中唯說眼耳二識所識色

之與聲有染淨雜非香等故彼宗亦許諸大造聚皆
唯無記離身語業不見別有染淨色聲又諸大種非
眼所得五識緣假前已具遮故彼所言述已情計若
謂如是所立總聚亦無一向成無記失隨別等起成
差別故又見彼果有差別故理亦不然但有言故彼
宗自許等起雖殊而大造聚無有差別故等起心雖
有善等而所等起唯無記性設許大造聚有善等差
別是不恩擇凶亂發言以諸聚體不可得故無體不
應善等別故亦不應立聚所依中一一皆有善等差
別以諸大種非眼境故經唯說色聲有染有淨故已

遮顯色等有善等差別故不應執隨別等起令大造聚有善等別設許顯色是身表性則許身表實有義成於實有中須興證論諸對法者身表謂形彼許顯色名爲身表是則彼此非甚相違然顯不隨等起心轉故非身表如前已說又果差別雖有益損而亦但應是無記性以果差別雖有益損而不可言諸大種聚有善不善無記差別有香等物同此過故而經但言二有善等雖無主宰如有能生故亦可言有能表性是故上座所立身業於聖教外妄述已情由此已遮所立語業謂卽世俗如是語言有善有洙不應理

故又世俗不應說從緣而起以世俗法非實有故法若實有可從緣生異此緣生應無自體若爾便順壞法者宗故不應說卽以世俗如是語言從緣而起若依文次第作如是釋世俗言但屬補特伽羅是則不應能通二難謂先他論有作難言如何世俗法能生勝義果如何有實表便爲壞勝義先舉世俗從緣而起故能生果以通初難次舉勝義法無主宰合方能表以通後難若謂世俗不屬語言如何先文能通初難又唯許世俗屬補特伽羅則爲許有勝義語業此卽語表何理能遮旣許業成亦應許表又彼上座自

立誠言非我撥無語實有性然但不許別有一物獨能表示名爲語表我亦不許離實語聲別有一物名爲語表上座於此何不生欣豈不先說一物不能獨表示故又無餘物名爲表故此無深理如語體實表亦應然如無一語可獨宣唱亦無獨能生耳識理然語實有不壞勝義集從緣生名爲語業如是雖無一實有界獨能表示而有實表不壞勝義集從緣生名爲語表我如是立豈同汝宗於聖教外擅立業理非由和集顯色可見不和集時其體雖有細故不見便非顯色表亦應然故是實有又彼自許觸法界中各

有多物如一一物別得界名總亦是界色界亦爾總聚如別俱得色名表亦應爾故對法者立業理成有餘部言動是身表動名何法謂諸行行如何行謂餘方起或時諸行卽於本方能爲生因生所生果或時緣合令於餘方隣續前因有果法起故卽諸行餘方生時得身業名亦各身表雖有此理俱唯世俗而身表業必是勝義然非諸行實有行動以有爲法有剎那故理雖如是然不應言身有表業非實物有以說諸行生滅爲業諸行生滅卽諸行故有何別理要餘方生乃名爲業非卽因處若卽因處若於餘方隨

有法生卽於是處無間必滅不往餘方行動旣無何有實表又已遮遣顯等是業故先所立於理爲勝大德邏摩作如是說以諸行法卽所得體於是處生卽於是處此體還滅故無行動雖有此理然有體行可是處滅旣執未來法體未有如何可說卽所得體於是處生又若得體不應復生旣復須生非已得體故彼所說自宗相違若謂據當作如是說此亦非理以於世間不見無法據當說故但見於有後可改變容據當說如世間言磨麴煮飯織綾絹等非於無體可作是言故彼所說定非應理刹那何謂謂極少時此

更無容前後分析時復何謂謂有過去未來現在分位不同由此數知諸行差別於中極少諸行分位名爲刹那故如是說時之極促故名刹那此中刹那但取諸法有作用位謂唯現在卽現在法有住分量名有刹那如有月子或能滅壞故名刹那是能爲因滅諸法義謂無常相能滅諸法此俱行法各有刹那或世間言有刹那是有空義謂現在位無有能持令不滅者必不住故名有刹那或世間言無刹那者是無暇義謂著餘事無暇專已名無刹那唯現在時必有少暇取自果故名有刹那然諸有爲相續分位有

臘縛等諸差別時於諸時中刹那最促法定有此名
有刹那而經主言刹那何謂得體無間滅有此刹那
法名有刹那如有杖人名爲有杖彼釋非理如杖異
人不可說故喻不同法非別有法異於得體無間滅
性如何可說此有刹那如人有杖亦不可謂約相續
說無體不應有得體故或應無法名有刹那非於有
體便成大過亦不應謂於似異說引有杖人爲同喻
故或應假說言有刹那於似說門理應爾故然不應
許假說有刹那以無極成實有刹那故謂若許有實
有刹那可許有餘依以假說旣無所似實能似假不

成故對法宗說有爲法有刹那理獨無有過不應定
言得體無間滅有此刹那法名有刹那復如何知諸
有爲法皆刹那滅必不久住以諸有爲後必盡故經
主於此作如是釋謂有爲法滅不待因所以者何待
因謂果滅無非果故不待因滅旣不待因纔生已卽
滅若初不滅後亦應然以後與初有性等故彼釋非
理盡卽是滅佛說盡滅是有爲相說有爲相是所有
法故契經說諸行無常有生滅法又契經說有爲之
起亦可了知盡及住異亦可了知若謂無法猶如色
等亦能爲因生識等者則亦應許無法是果此差別

因不可得故何理無法是因非果又見有法以有爲
先世所極成有因是果汝宗滅盡亦有爲先必有爲
先後方無故如何不許是果有因又法無因許必是
常故滅若常者法應永不生若謂滅無既非有體如
何成果若非有體如何爲因發生識等又不應許是
有爲相如許彼成此亦應許又譬喻者能起異端曾
所未聞解釋道理執有爲相是起及無如是則應不
成三數謂有爲法得體名起盡及異相皆是體無非
後剎那與前有異少有所因如前已辯亦不可說有
爲法然起亦應同成大過故謂諸行起亦應無因以

執有爲法皆然故是故彼異無體理成則應以無爲
有爲相然不應許故非滅不待因故我此中作如是
釋現有法滅不待客因既不待客因纔生已卽滅若
初不滅後亦應然以後與初主因等故既見後有盡
知前念念滅若謂不然世現見故謂世現見薪等先
有由後與火客因合時便致滅無不復見故定無餘
量過現量者故非諸法滅皆不待客因豈不應如鈴
聲燈燄如彼聲燄雖離手風剎那剎那由主因滅而
手風合餘不更生後聲燄無不復可取如是薪等由
主滅因令念念滅後與火合便於滅位不爲餘因以

後不生不復可取是故此義由比量成非現量得何謂比量謂應如生無無因故以有爲法不見不待客主二因而得生者謂羯刺藍牙牆識等必待精血水土根等外緣資助然後得生若待客因薪等滅者則有爲法應並如生要待客因然後得滅而世現見覺燄音聲不待客因由生因滅故一切行滅皆不待客因是故諸有爲纔生已卽滅滅因常合故剎那滅義成有執覺聲前因後滅有執燈燄滅亦住無爲因有執燄滅時由法非法力彼皆非理所以者何法未已生無功能故然不應說二不俱故以如是難招他責

言雖二不並而許前法爲後生因雖二不俱如何不許前因後滅唯現有論理應答言前爲後生因以現有體故未來體未有寧爲前滅因故彼立因應如此說又最後滅復由何因住無爲因亦不應理以無體法不成因故法與非法亦非滅因見空窟中有燄轉故又於一切有爲法中皆可計度有此因故應不更待火等滅因是故不應執此因義又若薪等滅火合爲因於熟變生中有下中上應生因體卽成滅因所以者何謂由火合能令薪等有熟變生中上熟生下中熟滅卽生因體應成滅因然理不應因彼此有卽

復因彼此法成無若謂燄生不停住故無斯過者理亦不然體類不殊無決定理能爲生滅二種因故且於火燄差別生中客計能生能滅因異於灰雪酢日地水合能令薪等熟變生中如何計度生滅因異若爾現見煎水減盡火合於中爲何所作由客火合主火界增如如火界漸漸增長如是如是能令水聚漸爲後位微劣水因以火與水性相違故乃至最後位更不能生後是名火合於中所作故諸法滅不待客因但由主因令諸法滅由如是理證剎那滅義成是故知身定無行動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三

說一切有部

音釋

淪

以灼切

詰

去吉切

咽

烏前切

麤

尺沼切

析

先擊切

刺

藍

梵語也此云凝滑竭

酢

舍故切

與

同

京口善女人茅門于氏存日施造卷銀玖刻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第三十三卷計字八千零
六個該銀三兩六錢零三厘用資冥福早證菩
提者
崇禎壬申歲季夏月金沙願龍山識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四

尊者 衆賢 造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辯業品第四之二

於正法內有作是言身及山等久住不滅故契經說
或有一類身住十年乃至廣說又說七日羯刺藍住
又說持地住經一劫由此知身可得久住故有行動
爲表理成此義不然且彼亦許諸心心所有剎那滅
由此可證彼所不許身及山等剎那滅義應作是言
身剎那滅見隨心等有轉變故謂見身相於起苦樂

貪瞋等時隨心等轉既隨心等念念滅法身有轉變故剎那滅義成又身與心等安危故謂身既是剎那滅心所執受故必安危等以身有識續住多時識若離身即便爛壞既與剎那滅心等安危故身應如心必剎那滅又身如識而宣說故謂契經言是心意識剎那臘縛牢呼栗多別異而生別異而滅又契經說身於彼彼剎那等位衰老枯竭又契經言苾芻諸行無有住止速歸壞滅又言苾芻諸行如幻或增或減暫住卽滅又契經說摩納縛迦從入胎夜乃至衰老恒速逝往無住無廻由此等經證知諸行皆剎那滅

無久住理而言住者但約諸行相似相續假說無違亦有契經說心有住如言心住不可移轉又經說心從初靜慮移入第二靜慮等中又說心調便能往上又於苦等生已相續多時住中假說故受又彼雖許月輪劫住而假說新非假說中卽可決定執爲實有又相有別體異義成非一體中相可有別現見異體相方別故如牛有垂頤馬有旋毛等於一相續相既有殊由此證知體必有異乳酪顯色雖復相同俱行別故必有異體謂二顯色甘酢味俱故體必應前後各別身亦應爾旣前後位相有不同由此比知舉體

界聚前後各別故剎那滅其理極成既一切行皆剎那滅如何業果感赴理成如何不成不相及故謂曾未見種體已滅猶能生芽亦非所許然非諸業如種生芽於正滅時與異熟果又非無法可能爲因是故應無業果感赴是彼宗過何謂彼宗謂譬喻宗故彼宗說如外種果感赴理成如是應知業果感赴謂如外種由遇別緣爲親傳因感果已滅由此後位遂起根芽莖枝葉等諸異相法體雖不住而相續轉於最後位復遇別緣方能爲因生於自果雖彼外種非親爲因令自果生然由展轉力內外因果相續理同外謂種根芽等不斷名爲相續內法相續謂前後心恒無間斷故無外道所難過失今詳彼釋一切可然謂若唯言現在有者可有相續展轉理成然理不成故唯有語彼不成理餘處已說設許相續展轉成彼不應如種果道理現見種等展轉相續必無斷絕方能生果心能生果相續有間故種果喻於彼所宗業果感赴無能證力

論

以入無想二無心定心等不行如前已辯又說意行此中滅故非至果生一業相續恒無間斷彼宗唯許思是實業此卽意行增長功能隨界習氣種子論等餘處已遮故外難言無譬喻者所說業果猶如種果感赴道理是爲正難阿毗達磨無心位中說異熟因相續無斷得體實有先已成立卽說此得爲相續體若謂得體與業果別不應說爲業相續者此難非理一身果故身與相續是一義故又如業種業得亦然故業相續無有間斷是故我宗業果感赴同於種果無理能遮雖諸業得有間斷者如已滅種作用雖滅

而有少分與果功能由此後時能與自果業亦應爾故對法宗無同彼宗過所隨失後當成立已滅猶有若謂雖爾仍有異作異受果失不許有一能作受者體常住故此難不然異有二故觀理者說異有二種一者各別相續各異二一相續體別各異若別相續所造業因果必不應餘相續受若一相續所造業因其果何妨此相續受豈如異相續無造受能則一相續中亦無造受若謂各別相續各異與一相續體別各異異無別故如彼此無造受義者亦不應理因果相屬不相屬故猶如稻種望稻麥芽豈由稻種望稻

麥芽二種體異無差別故卽令稻種望稻麥芽同是相屬或不相屬雖彼稻種望稻麥芽體異無別而望稻芽因果相屬非望麥芽如是自他相續前後有屬不屬差別理成故一相續中無異作受失又種果異種滅經久而見與果於理無遮業果亦然雖異何咎又一相續異時爲因異時與果許無過失若異相續異時爲因異時與果便許有失如是豈不一異相續因果有無分明有異又如燒村火燄相續謂如有一欲燎他村持火燒他草室少分火燄相續乃至總燒舉村屋宇並成灰燼村人擒獲捶撻令陪彼自雪言

我持少火燒少舍已我火卽滅故我但應陪一握草彼如是自雪豈成無過人智者應知徧燒村火皆從初火相續而生是故彼人有徧燒過如是諸蘊相續轉變所生諸果應知皆是初蘊爲因展轉而起是故諸業與所依蘊雖久謝滅而於後蘊彼果得生亦無有失現見因已滅果法得生故如何不見種芽等然且見世間枸櫞酢味相續轉變至果熟時酢因雖無有酢果起應知業果理亦應然剎那滅義成有業果感赴是故善說一切有爲有剎那故必無行動若爾何故現見世間有時身形行動可得欲等緣力能使

身形無間異方展轉生起不審察者起增上慢謂有實行現前可取現見不取月輪駛行有時由雲餘方疾起便起增上慢謂見月駛行如是世間身急廻轉謂諸住物皆急返旋是故有爲皆無行動無行動故所說身表是形差別其理極成謂從加行心所生不住等流大種果別類形色不待餘顯色爲眼識生因能蔽異熟生所長養形色如是形色名爲身表非由如是善等性故令異熟生所長養斷如天眼耳現在前時餘眼耳根相續無斷諸別計有加行心生於身聚中勢力差別爲身無間異方生因卽此生因名爲

身表若爾身表應非眼見勢力差別卽是風故然經主言形非實有謂顯色聚一方多生卽於其中假立長色待此長色於餘色聚一面其中假立短色於四方面並多生中假立方色於一切處徧滿生中假立圓色所餘形色隨應當知如見火燄於一方面無間速運便謂爲長見彼周旋謂爲圓色故形無實別類色體若謂實有別類形色則應一色二根所取謂於色聚長等差別眼見身觸俱能了知由此應成二根取過理無色處二根所取然如依觸取長等相如是依顯能取於形此理不然了相別故若一方面唯顯

多生了相於中應無差別既有長白二了相異故於顯外別有形色現見有觸同根所取了相異故體有差別如堅與冷或暖與堅如是白長雖同根取而了相異故體應別故知聚色分析漸微乃至於中可生形覺必有少分形覺生因形色極微於中猶起理必應爾以色聚中有唯顯生形色不起於中唯有顯覺非形如見空中光明等色若即顯色說名爲形無分量顯中亦應起形覺不相離故如火界煖彼火燄喻於證無能餘處極成可假說故謂於餘處有長圓等所依實因同時無間於多方所安布差別所成色聚

長等極成由是故於火燄等色異時別處無間轉中計度立爲假長圓等未曾見有世俗勝義俱不極成而可假立應二根取難亦不成長等但爲意識境界故以諸假有誰是意識所緣境界如前已辨能成長等如種極微如是安布說爲形色是無分別眼識所取非身能取如是形色如依身根了堅濕等了長短等不如是故以非間中了堅濕等即於彼位或次後時即能了知長短等相要於一面多觸生中依身根門分別觸已方能比度知觸俱行眼識所牽意識所受如是相狀差別形色如見火色及麝香能憶俱行

火觸華色現見眼識隨其所應有於一時形顯俱了
意識分別前後無定以顯與形是一眼識所緣境故
意識分別時差別故了相異故其體不同形亦非觸
寧有身根能取形義故不應難應二根取經主於此
復作是言諸有二法定不相離故因取一可得念餘
無觸與形定不相離如何取觸能定憶形此亦非理
現見世間諸觸聚中有形定故謂形於觸雖無定者
而於一百多觸生中定有長色於一切處觸徧生中
定有圓色如是等類隨應當知故觸於形有決定者
非觸於顯有定如形可了觸時能憶顯色以無有觸

如是安布於如是顯決定如形又眼喉中亦得烟觸
或時以鼻齁彼烟香因此了知烟中顯色亦應顯色
二根所取非實物有又此與彼義應同故謂煖觸於
色及白色於香亦無有定如形於觸不應因彼火色
華香便能念知火觸華色故非由此能遮遣形異於
顯色別有體義復有因證形非實有以諸所有有對
實色必應有實別類極微然無極微名爲長等故卽
多物如是安布差別相中假立長等豈不已說卽形
極微如是安布眼識所得積集差別假立長等雖說
有此是朋黨言形色極微非極成故謂若形色有別

極微自相極成可得積集如是安布以爲長等然非形色有別極微自相極成如諸顯色云何得有積集安布如何具壽許有極成顯色極微非形細分如諸顯色一一極微無獨起理設有獨起以極細故非眼所得於積集時眼可得故證知定有顯色極微形色極微亦應如是寧獨不許自相極成諸有對色所積集處皆決定有極微可得既於聚色差別生中有形覺生不待於顯如不待餘顯有餘顯覺生是故定應別有如種能成長等形色極微諸顯極微有質礙故卽應積集假立長等此亦非理香等極微亦應積集

爲長等故以彼香等所有極微亦有質礙唯據處所不相容納各質礙故若謂香等所有極微非有見故無同彼失則諸顯色所有極微亦非形故豈成長等如何知顯微體非形如前已說了相異故不待顯色形覺生故或有顯聚不見形故非體是形有多積集無障有眼可不見形是故應知異於顯色有色處攝形色極微由此集成長等假色故形細分非不極成云何是形而無細分極微無分應體非形若爾亦應疑於顯色如何顯色體是有對而可許有無分極微於諸無分受等諸法未曾見有名顯等故如顯極微

顯相非有如是亦有形色極微而無形相違何至理
夫顯相者謂能顯示青白等性非顯極微能有所顯
故無顯相若異顯色實有形者應如青黃了然知異
雖各實有而法性然故不可知了。然有異如雜餘色
見影光等謂影光等與地等合雜生識故別相難知
然其實體非無有異夜於粉壁有淨月明明白相資
二俱顯著體既有異何不智愚並能了然知其相別
如彼理趣形顯亦然若顯與形相雜難了應以正理
勤求別相雖與顯色相雜而生然於其邊能爲疆界
攝持顯色是謂爲形故破青丸顯存形壞謂圓形色

但居其邊故破青丸圓形卽滅然青顯色偏在丸中
故壞圓形青顯猶在或形色體非顯體故不如青黃
別相易了又諸顯色是顯體故與餘顯色別相易知
如是形色是形體故與餘形色別相易了故形異顯
自相極成又顯與形雖同一聚然其體相決定有殊
有一壞時一不壞故以相違因有差別故非體無異
可由相違因有差別有壞不壞又於色處有善等別
不應顯色有善等性如前已辯故有別形若謂顯中
自有差別謂待心起或不待心則已極成身業實有
但於名想少有迷謬然有色處加行心生於色聚邊

周徧而起能爲壇界隔別顯色此與顯色非同法故
諸對法者立以形名卽此說爲身有表業縱說爲顯
或說名餘且是極成實有身表若謂業相不成就故
非實有者理亦不然由此如思業相成故又形與顯
如水地風冷等相殊了相異故其體各別何理能遮
又形必應異於顯色以如顯色生異類貪別說不淨
門爲彼對治故復有至教證有別形如頌中說有麤
有細有短有長淨不淨等又契經說顏貌端嚴非短
非長非麤非細非白非黑光潔細軟非無別體而可
別說又若遮遣行動及形汝等經部宗立何爲身表

此中經主辯彼宗言身表卽形然假非實如是語義
意趣難知爲長等形是假非實爲成長等如種極微
說名爲形是假非實若長等形是假非實與對法者
所說無違若成長等如種極微說名爲形是假非實
則不應理由彼所宗以顯成形顯非假故顯若非實
是則經部同壞法輪不可與言若意說形體不異顯
故言非實則異火界無別有煖亦應非實設許說言
形非異顯如執異實顯無別有形言形非實如是亦
應執異於假顯無別有形以執卽顯色立爲長等故
是則經部應立長等非實非假如何言假又經部宗

若執形色有所依攬體實極微對法諸師亦作是說
所起諍論爲何所依爲顯極微卽是長等假所攬實
爲不爾耶不爾如前已成立故或於顯聚有不見有
長短等形差別相故由是彼說成無用言又彼立假
形以爲身表復立何法爲身業耶彼說業依身立爲
身業謂能種種運動身思依身門行故名身業語業
意業隨其所應立差別各當知亦爾若爾何故契經
中說有二種業一者思業二思已業彼作是釋謂前
加行起思惟思我當應爲如是如是所應作事名爲
思業旣思惟已起作事思隨前所思作所作事動身

發語名思已業此中爲攝一切業盡爲攝少分差別
業耶有言此中攝一切業有作是說不攝無漏此釋
非與經義相符此中不應攝意業故謂爲動發身語
二種起思惟思及正動發身語二種起作事思此二
俱依身語門轉並應攝在身語業中旣爾此中何名
意業若依身語二門轉思亦許一分名意業者是則
立業有雜亂過縱許爲欲動發身語起思惟思是意
業性亦非此中總攝諸業以有不依身語門轉有漏
意業其量無邊皆此經中所不攝故且必不攝依眼
觸等所起諸思以彼諸思非前所說思惟作事二思

攝故若謂此經所說思業總攝一切意業皆盡說思已業總攝一切依身及語二門轉思且非此經所應說義設許皆是此經所說爲欲動發身語二種起思惟思何業所攝若思業攝理必不然如思惟思依身語轉許思業攝餘亦應爾則應但說一思業言如是亦成業雜亂失意業亦依身語轉故若謂爲欲動發身語起思惟思此思不依身語轉者則爲餘境起思惟思彼思亦應不依餘境無異因故是則意業應不依境然非所許故理不然若謂此如依身語門轉名依身語非身語業者此於意業則應成過於中亦容

此分別故思已業攝亦不應理以後但說思已言故非所思事可名思惟以義與名不相應故又汝經部說諸仙人意憤殺生是何業攝爲是身業爲意業耶然此中無前後所起思惟作事二思差別以思惟思卽作事故便不能離業離亂失又世尊言修苦行者身語意業各有別異是故定應許此中有依身門轉作事思業由此俱時殺多生故又殺生業身業攝故是則世尊應言身業於諸業中最爲大罪是故經部思立諸業復有理證業不唯思謂纔起思欲爲殺父等則應已得無間罪等故若謂得罪要須動身此未

動身故無失者是則於思外有身業理成謂有動身方有身業成殺等罪若不動身惡思雖起罪未成故豈不如執有別身業宗若離惡思不成無間等如是雖許唯思是業若離動身不成此罪此例非等所以者何以對法宗身語二業成無間等要由惡思若無惡思此業不起故身罪業待惡思成唯思業宗說思業起不待身語卽思生位已成身業何假動身又對法宗由因等起思有善等差別性故所起身語善等性成可言必待思差別故身業方成無間罪等非經部說思業起時要待身語方成善惡彼許身語唯無

記故如何可說要待動身思業方成無間罪等故引此例不遮彼失若謂如執眼根見宗雖眼根生非待眼識而見色用待識方成如是唯言思是業者不善思起雖不待身而要待動身方成無間等此亦非例所以者何以識與根有俱時起許根由識有勝用生故眼根生雖不待識而見色用待識方成然彼惡思要先生已後時方有運動身義非思生位由後動身少令前思起差別用又此所救理必不成無法無能令諸有法起勝用故復有至教遮經部宗安立業理如契經說夜所尋思至於晝時由身語表非此中說

能表謂思餘契經中說表卽業故餘經說諸愛者表
體卽是業又佛教誡羅怛羅言汝若由身由語造業
於此所造身語業中應當正勤數審觀察非思卽用
身語爲體如何可言思所造業名由身語所造業耶
是故應知契經卽說身語二表爲身語業不應如是
取此經義此經所言由身由語所造業者是由依身
及依語思所造業義無如是義所以者何曾不說故
又不遮故謂若有經曾作是說依身語思所造諸業
名身語業非卽身語又若有經遮身語表卽是身語
二業自性容可於此無差別言准彼契經作差別釋
然曾無處有如是言又我引經不違正理故彼非理
頻率已情釋破諸經令乖實義理應名曰壞經部師
非了義經爲定量故又伽他說

由內心麤惡 外動身發語 因此能感苦

翻此便招樂

此中說思及身語表能感愛果非愛果義餘經又言
諸邪見者所有身業語業意業一切皆能感非愛果
感愛果者與此相違由此證知伽他中說因身語二
表感愛非愛果卽是經中說身語業能感愛果非愛
果義亦不應謂依身語思各身語表由彼自說形爲

身表假非實故然思不應是形非實又契經說起迎合掌恭敬禮拜是身表業餘經又言表卽是業由此證知欲作意等展轉所起手等別形名爲身表卽是身業故對法宗立身語業符教順理無雜亂過由此所說四句理成然於此中誦者差別謂有誦者作是誦言或有色聚唯顯可了謂青等影等大種造色聚以於其中顯色多故餘非定取故唯顯色可了空一顯者謂見空中蘇迷盧山所現純色豈顯等色有種種顯而但說此是一顯耶不爾云何以影等色與地等顯和雜難辯不可別見依不純義說非一顯此空

界色無別所依以純可見故名一顯或有色聚唯形可了謂身表俱大造動聚以動攝受相續法性假施設故體非真實但身聚中心所等起等流大造實物聚中諸形差別是謂身表或有色聚二俱可了謂所說餘諸形顯聚以非於此聚離一可取餘故此義中經主前難如何一事有二體者此難不成非所許故復有形顯互相依屬如說鷺非旃及旃非鳥等此中形顯俱可了知或有色聚俱非可了如香味等及無表聚有餘誦者作是誦言或有色聚唯有顯等第一句者謂明闇聚卽此差別說爲影光第二句者謂如

前說第三句者謂前所說二句不攝俱色處聚青等色聚亦有長等形量差別現可見故第四句者亦如前說豈不影等亦有形量分明可見應各俱有彼言影等聚中無形以虛散故餘極礙物來入其中彼不壞故現見世間和集極礙有形色聚餘極礙物來入其中彼便損壞影等聚不爾故於中無形又諸和集極礙色聚有形極微周匝安布由如是聚形所攝持便有分限孔隙可得非於影等諸色聚邊有形攝持如和集等以不見有自動搖故然有長等形量分明現可得者隨本質故若爾應無鏡等中像所以然者

如影無形隨本質故而形可得如是諸像應無顯色隨本質故顯色可知又像應非形色爲體雖見有高下而如畫無故如隨本質及隨所依形色雖無而現似有顯亦應爾似有實無是則像非形亦非顯爲體非像顯色如影形無諸像所隨不決定故以像隨質及所依故謂像形顯或時隨所依或時隨本質而顯現故影顯會無隨本質理形亦無有隨所依義此所住處名曰所依故像與影無有同義若謂像與影隨義同故像應無體者理亦不然隨義雖同而見別故謂像影形雖同隨質而像隨質亦有高下影唯隨質

有麤分量於麤分量隨義雖同而像隨質分量決定影非決定與質量同或大或小或時等故由此像與影隨義雖同而但影無形非像無顯若顯亦無則無隨故謂於影色有顯自成此影既用顯色爲體說形隨質可無有過像體既非形若亦非顯者則無像體如何可說像隨本質或隨所依像定應唯顯爲體形色分齊必依極礙顯色分齊唯依顯相是故影像畫等無形由此已遮像形同難以彼形相隨義雖同然而高下形可取而非有前已說形色亦比量取故形色於中非如所取取不定故可謂爲無顯色於中取

無不定同餘顯取故像唯顯爲體若爾應如影像形色隨義雖別而無義等如是像顯及與影形隨義雖別應無義等此例不然前已說故謂像若無顯隨義亦應無又汝何緣不作是取如影與像形隨義雖同而於隨中非無差別如是像顯及與影形隨義雖同而有無別豈不於此應設難言如影等中雖無形色而於顯色現有分量如是亦應於諸和集極礙色聚唯顯無形此難不然若諸和集極礙色聚亦無有形影像應無分量可取於彩畫等諸工巧人以餘顯色間雜餘顯摸放本質高下等形實於其中無高下等若

諸和集極礙色聚亦無實形唯有顯者應如畫等藉餘顯色間餘顯色狀似有形而實於中無高下等然諸和集極礙色聚不待餘顯間餘顯色自有高下等實形量可取由此證知諸極礙聚異諸顯色別有實形由此能令影像畫等雖無形色而似有形是故彼言非爲正難豈不如從非形爲體像爲其實所生別像雖現可取而無實形如是應從非形爲體諸極礙聚有影像生有顯無形然形可取此亦非理隨本質形所起像顯似有形故從此所生像亦似有形量可得理必應然從無形質所起像顯所生別像唯顯無

形故像無形唯顯爲體卽由如是問答分別已遣執像影爲體論以像與影非同法故像如本質有種種相影卽不然故非同法又諸影起由障光明光明有處必無有影像則不爾故非同法又見諸像入水鏡中見影不然故非同法又非同影別有影生像能爲因生於別像故像與影定非同法又影不隨質有高下像則不爾故非同法是故不應執像卽影然初誦者作如是言影等聚中非無形色以顯增故唯顯可了然諸形色略有二種一者謂在和集顯色極礙聚邊周匝安布二者謂在和集顯色無礙聚邊周匝安

布唯在和集極礙聚邊形之差別是名身表故於此
中無所說過已辯身表業語表業云何謂即言聲名
語表業何故語表體即語言身表意業非即身意以
離語言無別聲能表離身及意有。色表思業故立身
業名從所依語業約自性意業隨等起由此於中無
相違過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四

說一切有部

音釋

頤

戶吾切牛頤下垂也 燔 徐火餘也 櫟 專切櫟果名 駛 疎切疾也 燔 焦也 憤 房吻切 懣 懣也

專切櫟果名駛疎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五

尊者 眾賢造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京口善女人茅門子氏存日施造銀改刻

百七十個該銀三兩四錢零六厘用資冥福早

崇禎壬申歲孟秋月金沙顧龍山識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五

尊者衆賢造

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辯業品第四之三

如是已辯二表業相無表業相初品已辯然經部言此亦非實由先誓限唯不作故彼亦依過去大種施設然過去大種體非有故又諸無表無色相故如是諸因皆不應理且作唯不作卽名無表業以無表業待勝緣故謂唯不作於立誓先與立誓後無差別故未立誓位不作已成復立誓限便爲無用若謂不作

要待勝緣方可得成律儀性者是則應許有別法生
現見世間待勝緣合必有有體別法生故若謂立誓
故得阿世耶應責阿世耶名何所目謂心心所法如
是差別轉若爾此息位便失律儀則應須數數重立
誓受若謂如是不作阿世耶於一切時恒無息故者
彼言實爾此體都無無法無容有起息故又獨靜處
立誓要期如此阿世耶何非律儀性既許此性必待
勝緣故知定應有勝法起謂必應有殊勝法性待如
是緣和合方起非都無有殊勝法性因廣大教加行
方得若異此者是則應同諸婆羅門及離繫者矯設

大方便而空無所得若謂如是立誓要期要對衆前
自顯心願如證悔法方得成者不服法衣不落鬚髮
不持應器但對衆前立誓要期從今已去我定不作
如是諸惡應名出家受具戒者又世現見彼彼有情
種種施爲殊勝加行便有種種異類法生既見出家
受具戒者施爲種種殊勝加行比知必定有勝法生
此於我宗名無表業縱汝立此名阿世耶異心無心
恒隨相續此名於理亦無有過若全無物而立此名
則成第四業道重罪又彼所言彼亦依過去大種施
設然過去大種體非有者理亦不然應共思擇過去

法體爲有爲無方可難故又過去世地等大種能爲生緣非所許故彼曾現在與無表色能爲生緣今雖過去所生無表續轉無失又言無表無色相者理亦不然前已說故謂初品內已辯斯理無色法中無此相故彼約變壞及表示等諸相差別釋總色名無色法中無此相故雖非此義徧一切色而成無過訓釋色詞或應識中亦有此失以非諸識皆了別故彼既無過此寧有失又釋諸色略有二義一示現方處義二觸對變壞義三約色施設義謂有見色可示在此在彼方所故名爲色諸有對色可爲手等觸對變壞

故名爲色諸無見無對色約色施設故名爲色非離身語此可施設以無色界中此施設無故或如過去未來諸色雖無變壞等而亦受色名此亦應然故彼非難又定應許諸無表色是實有性所以者何頌曰說三無漏色增非作等故

論曰以契經說色有三種此三爲處攝一切色一者有色有見有對二者有色無見有對三者有色無見無對除無表色更復說何爲此中第三無見無對色此中上座率自妄情改換正文作如是誦一者有色無見有對謂一觸處非所見故是所觸故二者有色

有見無對謂一色處是所見故非所觸故三者有色無見無對謂餘八處非所見故非所觸故定無有色有見有對如是誦釋若有信受或有正理可許引來遮破我宗所立無表然彼誦釋不離前來所說過故曾無餘經作此誦故誰能信受彼作是說經部諸師所誦經中曾見有此諸對法者應專信學對法諸師由愛無表令心倒亂謬誦此經故非無經作如是誦阿毗達磨諸大論師實謂奇哉懷賢泛愛如斯憊戾越路而行一類自稱經爲量者猶能眷攝爲內法人時與評論甚深理教然彼所誦於諸部中所有聖言

曾不見有所釋義理違背餘經寧勸智人令專信學愛無表色正合其儀佛於經中自攝受故謂象迹喻契經中說有法處色故彼經言具壽此中有諸色法唯意識境體是色蘊法處所攝無見無對若離無表更有何色說是色蘊法處攝耶何不許斯是去來色應十處色不通三世許眼等去來皆法處攝故又應違背各別處經法謂外處是十一處所不攝法無見無對此經遮眼等是法處攝故又彼過去未來眼等隨應體是有見有對由此不應是法處攝又彼勿許過去未來眼等是色以於爾時無變壞等諸色相故

是則前難及釋此經自互相違非爲善說又法處色決定應有各別處經說外法處非如意處說無色故以法處中決定有色不說無色深爲應理辯本事品已廣分別如是彼誦違教理言但合無知經部所誦又彼所釋遮隔世尊教所攝受殊勝諸色對法諸師若信學此便爲不欲饒益自他故彼不應勸人信學由彼一類不樂極成聖教正理專率已見妄爲頌釋惑亂愚人故我從今漸當捨棄又彼所誦非但違經巨細推徵亦無正理謂有何理唯一觸處名爲有對非餘礙色諸有礙色於自所居障餘用起故名爲對

有此對者得有對名現見色處於自所居展轉相望能爲障礙聲等眼等相礙亦然現於所居互相障礙而言無對意趣難知故上座言全無正理又依訓釋色取蘊名證有對名非唯目觸謂爲手等所觸對時即便變壞各色取蘊由此足能證色處等皆是有對所以者何非唯大種名色取蘊及名手等可說彼此互相觸時便有變壞手等總聚互相觸對則便變壞是此中義現見世間以餘聚物觸餘聚物則便變壞故彼所誦違正教理經主於此作是釋言諸瑜伽師作如是說修靜慮者定力所生定境界色爲此第三

非眼根境故名無見不障處所故名無對此釋非理
以一切法皆是意識所緣境故住空閑者意識卽緣
諸有見色爲定境界此色種類異餘色等是從定起
大種所生無障澄清如空界色如是理趣辯本事品
因釋寢境已具分別應如是責如何定境青等長等
顯形爲性如餘色處非有見攝然從定起大種所生
極清妙故又在定中眼識無故非眼根境如中有色
雖具顯形而非生有眼所能見或如土地色非下地
眼境既有現在少分色處不與少分眼根爲境如何
不許有少色處不與一切眼根爲境又於夢中所緣

色處應無見無對唯意識境故是故由經說有三色
證無表色實有理成又契經中說有無漏色如契經
說無漏法云何謂於過去未來現在諸所有色不起
愛患乃至識亦然名無漏法除無表色何法名爲
此契經中諸無漏色此中經主亦作釋言諸瑜伽師
作如是說卽由定力所生色中依無漏定者卽說爲
無漏未審經主曾於何處逢事何等諸瑜伽師數引
彼言會通聖教且曾聞有五百阿羅漢乃至正法住
不般涅槃然未曾聞彼有此說設有此說於理無違
無漏定俱生所有諸色以形顯爲體不應理故若許

非形顯爲體是無漏色依定而生此卽應知是無
表色非形顯者說無學身中及外器中所有諸色非漏
依故得無漏各然契經言有漏法者諸所有眼乃至
廣說此非漏對治故得有漏名爲挫彼宗廣興諍論
具如思擇有漏相中故於此中不重彈斥又非眼等
非漏對治得有漏名勿有世間諸離染道成無漏過
後於義便當廣成立世間道中有能離染又彼眼等
非如意法意識說故謂佛有漏無漏相中作如是言
墮世間意墮世間法墮世間意識是名有漏出世間
意出世間法出世間意識是名無漏非眼等中作如

是說故知彼說但述邪計然契經中說無漏色故無
表色實有理成又契經說有福增長如契經言諸有
淨信若善男子或善女人成就有依七福業事若行
若住若寐若覺恒時相續福業漸增福業續起無依
亦爾除無表業若起餘心或無心時依何法說福業
增長此中上座作如是言由所施物福業增長故如
是言乃至所施房舍久住能令施主福業增長恒相
續生又伽他中亦作是說

施園林池井 橋船梯陞舍 是人由此故
晝夜福常增

上座引此殊未通經但足自宗撥無表失謂他先責若無無表染心等位何福猶存而契經言福常增長言福增長由所施物此於他責豈曰能通理實福增由所施物然應分別染心等位何福不斷而說爲增上座於中未申其理雖有所說而成無用又彼自設所疑難言若於其中施物不住如後三種福云何增卽自釋言由所施食所生饒益猶安住故能令施主施福常增此亦同前有所說過又彼重說或阿世耶不忘失故福常增長若爾施主染心等位頗有緣施憶念猶存由此故言不忘失故彼言不爾不忘者何

謂阿世耶離心心所及無表業此名何義豈不如是進退推徵彼顯佛言都無有義又彼自問云何無依福業事中可作是說由所施物福業增長卽自答言此乘前誦諸有依福言便故來理實此中無福增義上座多分率已妄情擅立義宗違諸聖教不能通釋遂撥極成所違契經言無實義如是謗法豈曰善人若於契經不了深義不言爲勝何輒非撥又言或由發起濃厚阿世耶故福亦隨增此亦非理前已徵責此阿世耶理不成故又應捨前所立論故若無施物福亦增長前不應言由所施物相續久住福常增長

經王於此作如是言先軌範師作如是釋由法爾力
福業增長猶如施主所施財物如是如是受者受用
由諸受者受用施物功德攝益有差別故於後施主
心雖異緣而前緣施思所熏習微細相續漸漸轉變
差別而生由此當來能感多果故密意說恒時相續
福業漸增福業續起應問此中何名相續何名轉變
何名差別彼作是答思業爲先後後心生說名相續
卽此相續於後後時別別而生說名轉變卽此無間
能生果時功力勝前說名差別如有取識爲命終心
於此心前雖有種種感後有業而於此時唯有極重

或唯慣習或近作業感果功力顯著非餘諸異熟因
所引相續轉變差別與果功能與異熟果已此功能
便息諸同類因所引相續轉變差別與果功能若染
汚者至得畢竟對治道時與等流果功能便息不染
汚者隨心相續至無餘依般涅槃繫位與等流果所有
功能方畢竟息如是所說卽是前來我所數破舊隨
界等而今但以別異言詞如倡伎人矯易服飾方便
通釋所引契經然彼所言微細相續轉變差別無少
理趣可令智者錄在芻襟唯有憑虛文詞假合如勝
論者所執合德同異和合無別體故所以者何如說

心相續有染有淨義卽心前後染淨差別如是相續轉變差別亦應卽心前後別義此心差別爲因得果此果可有前後差別然所得果體種種殊彼所從因定應有異非一心體可有種種若謂此如鉢特摩種亦不應理彼多極微合成種故可有差別又種芽等諸相續中前後相望勢用無別一心相續前後相望有善惡等勢用各別非無細分一念識體可有善等勢用不同又聖教中許一身有願現法受等分位差別業由此爲因如其次第感現法受等分位差別果非一心體可能爲因感得如斯分位別果若謂如種

緣合力殊或能生芽或生灰等此亦非理善不善二因應俱能招愛非愛果故然契經說無是處言又如種等雖一相續而緣合位不從芽等有芽等生心亦應然雖一相續而緣合位不從善心生非愛果亦非愛果從惡心生故汝應許於一心相續同時便有無量心俱生或應許心如和香飲有無量體和合而生或應許因過去有體或應許果無因而生如是便成迷失路者又彼所說一心相續於後後位別別而生名爲轉變定不應理且如有造福行無間卽復造作非福行者此二爲是一類轉變爲是異類而轉變耶

若言此是一類轉變是則應無罪福差別若言異類而轉變者應說更有何第三心依之何相名福行轉變復說何相名罪行轉變由如是等種種推徵所計相續轉變差別一切不順聖教正理又彼所宗唯現在有於一念法相續不成相續既無說何轉變轉變無故差別亦無由此彼言都無實義故有別法若起餘心或無心時恒現相續漸漸增長說名無表故無表色實有理成經至此中極爲恍惚不審了達自他宗趣欲以已過攀他令等逆述他責作是釋言若謂如何由餘相續德益差別令餘相續心雖異緣而有

轉變釋此疑難與無表同彼復如何由餘相續德益差別令餘相續別有真實無表法生不爾身心互相隨故由施主有福思差別有如是相表及無表前行造色與四大種俱時而生生已無間此四大種及所造色俱時而滅以俱生故從此所生後無表色嗣前種類乃至未遇捨無表緣恒相續轉如是施主心雖異緣而由受者德益差別福常增長理不相違然增長言顯下中等品類差別諸有爲法外緣所資法皆然故或此意顯相續轉多故次復言福業續起汝宗不爾所以者何施主福思差別滅已無間便有染心

續生受者爾時德益差別施主由彼染汙心增何用
如斯福業增長若謂別有非染法增離染汙心有何
別法名爲福業說彼漸增宜善思尋求其自體標之
心首徐當顯示今詳汝等無顯示能是故汝曹由未
承稟妙閑聖教通正理師大欲居心自立法想妄自
舉恃汝經部宗捧自執塵空穢聖教又彼所說無表
論者無依福中旣無表業寧有無表此亦不然善無
表業彼定有故謂聞某處某方邑中現有如來或弟
子住生歡喜故福常增者彼必應有增上信心遙向
彼方敬申禮讚起福表業及福無表而自莊嚴希親

奉觀故依無表說福常增世尊經中但說能起此於
福起爲勝因故除無表色若起餘心或無心時必無
福業相續增長如前已辯若唯許彼有歡喜心彼則
唯應有意妙行暫起便息無常增理故我決定許彼
爾時必亦應有身語妙行又非自作但遣他爲若無
無表業不應成業道以遣他表非彼業道攝此業未
能正作所作故使作所作已此性無異故經主於此
作是釋言應如是說由本加行使者依教所作成時
法爾能令教者微細相續轉變差別而生由此當來
能感多果諸有自作事究竟時當知亦由如是道理

應知卽此微細相續轉變差別名爲業道此卽於果假立因各是身語業所引果故彼釋非理微細相續轉變差別前已破故無容更有釋難功能故於此中重引無用又彼應說由能教者使往餘處害餘有情教者後時若於因果相屬道理得善了知由此便能生深悔愧或能發起餘勝善心使者爾時殺事究竟能令教者心相續中殺業道生此心相續爲得愛果爲得非愛果爲俱得二果理皆不然殺業爾時正究竟故善心無容招苦果故順現受等業成雜亂過故若謂唯教者發表業思能牽引當來非愛果者理實

應爾然彼所執相續轉變差別是何能教者心旣善相續復執何法能感當來多非愛果以能教者後相續中無別法生能多感故如是所立不令生喜然由先表及能起心爲加行故後時教者雖起善心多時相續仍有不善得相續生使所作成時有力能引如是類大種及造色生此所造色生是根本業道卽彼先業及能起心在現在時爲因能取今所造色爲等流果於今正起無表色時彼在過去能與今果唯彼先時所起思業於非愛果爲牽引因後業道生能爲助滿令所引果決定當生如是所宗可令生喜非牽

引力卽令當來愛非愛果決定當起除能教者能起
表思若於後時善心相續乃至使者事究竟時無表
若無更無別法於非愛果能爲圓滿助因可得果應
不生若加行心卽能令果決定當起不須滿因使者
或時不爲殺事教者非愛果亦應決定生既不許然
故汝經部於業果理極爲惡立然上座言於所教者
加行無間令能教者而爲加行生無間罪觸以所遣
使事究竟時教者加行果方成故此中彼執無間是
何爲母等亡爲所生罪若謂無間卽母等亡應離殺
思亦成無間若謂無間是所生罪彼所教者事究竟

時能教者思若是洙汙可爲無間重罪所觸若能教
者正起善思使者爾時殺事究竟彼能教者有何罪
生如何發言都無忌憚說彼無間重罪所觸是故定
應許實無表若自不作但遣他爲由無表生成業道
罪又若無無表應無八道支以在定時語等無故經
主於此作如是責且彼應說正在道時如何得有正
語業命爲於此位有發正言起正作業求衣等不此
責非理佛語同故經部諸師亦應被責正在道位爲
有發言及起作業求衣等不如何佛言正語業命道
支所攝故責應同然彼釋言雖無無表而在道位獲

得如斯意樂依止故出觀後由前勢力能起三正不起三邪以於因中立果名故可具安立八聖道支彼釋不然應正見等同此釋故謂正見等亦應可爲如是計度雖在道位無正見等而得如斯意樂依止故出觀後由前勢力起正見等邪見等無以於因中立果名故可具安立八聖道支然非觀中無正見等若無正見等道亦應無故由如是理對法諸師應作是例如正見等正在道時實有自體亦應實有正語業命諸無漏戒如在觀時得正見等於出觀後不同異生起邪見等如是觀中得正語等於出觀後不同異

生起邪語等如何所起不同異生謂預流等雖起染心習欲等事而不可說起邪思惟及邪語等同於觀中得彼對治唯許別有正見等體非正語等斯有何理又有何理許依正見等假立正語等非此相違或應不許別有彼體故彼所宗非爲善立又如見定戒亦應然說此皆通學無學故謂契經說有學尸羅無學尸羅有學三摩地無學三摩地有學般若無學般若若謂尸羅於正見等假安立者別說尸羅通學無學便爲無用上座意謂堪能不作身語惡行名正語等由聖道力轉相續故於二惡行堪能不作故正語

等非別有體若爾正見亦應唯是堪能不作意惡行性所以者何由聖道力轉相續故於意惡行堪能不作卽名正見非別有體經說邪見名意惡行今於此中有何別理一許有體一則不然故彼所言都無實義又應問彼堪能不作體是何法彼言卽是勝阿世耶所隨善淨心心所法此如前破前破者何謂彼止息起染等心應失律儀如未得位非於息位有少如前勝阿世耶所隨逐法可立不作殊勝想名非染等心亦可得說名堪不作語惡行等先所說過皆應集此又彼所說言尸羅者是慣習義是故尸羅無別實

體彼說不然雖慣習義而別說故定別有體如契經說若已善修戒定慧三修卽慣習若唯慣習名尸羅者契經不應別說修戒理不應說修慣習故若修定慧卽名尸羅是則不應言修三種又契經說依住尸羅修習二法豈應說言依住修習修習二法今詳具壽覺慧所行唯憑世典非關聖教故無表色實有理成雖彼有多餘無端說而皆不越前來所破恐文煩重不別遮遣且由前說無表足成此無表名爲目何體目遠離體遠離非作非造無表一體異名非唯遮作卽名無表如世間說非婆羅門世共了知別目一

類業爲因故如彩畫業此無表色亦立業名因表因
思而得生故爲諸無表皆二力生不爾云何唯欲界
繫所有無表可由強力二因所生以欲界思非等引
故離身語表無有功能發無表業靜慮俱思定力持
故不待於表有勝功能發無表業由此無表雖非是
業業爲因故亦得業名不可受等亦名爲業以止息
表業立無表業故非止息業而立受等是故受等雖
業爲因無同無表亦名業過又諸無表以業爲因非
爲業因受等與業互爲因果是故無有同無表失無
表亦用非業爲因何緣不許亦名非業亦許非業以

非作故但業爲因故亦名業世尊亦說非作名業如
說云何名白白異熟業謂五尸羅七種尸羅乃至廣
說解聲明者亦於非作眠及住位以業聲說亦見世
間於非作位同有所作立作業名如問天授汝作何
業答言我今作眠或住故同世俗言說無失若爾欲
界初念無表不應建立無表業名與表業俱止息表
業理不成故此難非理以初無表是止息表無表種
類後隨初念相續轉故謂初剎那表俱無表是後息
表無表業類許彼相望種類同故雖與表業俱時而
生而得立爲無表業體皆由表業而得生故或善無

諸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第三

落五

表止息惡業不善無表止息善業故雖初念與表俱生而亦得說名無表業遠離非作非造業名准斯例釋皆無有過無表與表俱所造色所依大種爲異爲同頌曰

此能造大種 異於表所依

論曰無表與表雖有俱生然能生因大種各異麤細兩果因必異故法因和合有差別故一切所造色多與生因大種俱生然現在未來亦有少分因過去者少分者何頌曰

欲後念無表 依過大種生

集四

論曰唯欲界繫初剎那後所有無表從過大生謂欲界所繫初念無表與能生大種俱時而生此大種生已能爲一切未來自相續無表生因此與初剎那無表俱滅已第二念等無表生時一切皆是前過去大種所造此過大種爲後後念無表所依能引發故與後後念無表俱起身中大種但能爲依此大種若無無表不轉故如是前俱二四大種望後諸無表爲轉隨轉因譬如輪行因手依地手能引發地但爲依前俱大種應知亦爾大種通五地身語業亦然何地身語業何地大種造頌曰

有漏自地依 無漏隨生處

論曰身語二業略有二種一者有漏二者無漏若有漏者五地所繫欲界所繫身語二業唯欲界繫大種所造如是乃至第四靜慮身語二業唯是彼地大種所造若無漏者依五地身隨生此地應起現前卽是此地大種所造以無漏法不墮界故必無大種是無漏故由所依力無漏生故表無表業其類是何復是何類大種所造頌曰

無表無執受 亦等流情數 散依等流性
有受異大生 定生依長養 無受無異大

表惟等流性 屬身有執受

論曰今此頌中先辯無表諸無表業略有二種定不定地有差別故然其總相皆無執受與有執受相相違故唯善不善故非異熟生無極微集故非所長養有同類因故有是等流亦言爲顯有剎那性謂初無漏俱生無表待識生故有情數攝若就差別分別所依不定地中所有無表等流有受異大種生異大生言顯身語七一一是別大種所造定生無表差別有二謂諸靜慮無漏律儀此二俱依定所長養無受無異大種所生無異大言顯此無表七支同一具四大

種所造應知有表唯是等流此若屬身是有執受餘義皆與散無表同謂有情數及依等流有受別異四大種起何緣散地所有無表能造大種唯等流性定地無表所長養生以殊勝心現在前位必能長養大種諸根故定心俱必有殊勝長養大種能作生因造定心俱所有無表散地無表因等起心不俱時故在無心位亦有起故所依大種唯是等流因等起心不能長養能生無表諸大種故若爾散地無表所依誰等流果有作是說是次前滅大種等流能造無對所有大種非造有對大種等流果有細麤種類別故如

是說者從無始來定有能造無對造色已滅大種爲同類因能生今時等流大種造有表業大種亦應是無始來同類大種之等流果非從異類定生無表所依大種無執受者定心果故必無愛心執此大種以爲現在內自體故又此大種無有其餘執受相故名無執受散地無表所依大種有執受者故心果故以有愛心執爲現在內自體故如顯色等所依大種繫屬依身而得生故亦可毀壞外物觸時可生苦樂何緣定心所生無表是無別異大種所生散無表生依別異大定生無表七支相望展轉力生同一果故唯

從一具四大種生散此相違故依異大有說若彼同
一生因隨越一時應捨一切定生無表七支相望生
因既同必頓捨故豈不如對一切有情相續所生遠
離殺戒雖同一具大種所生非越一時頓捨一切七
支相對理亦應然此例不然彼雖一具大種所造然
其所對一一有情相續異故若七支戒無異大生所
對有情相續既一何緣越一非捨一切是故此彼爲
例不齊若爾此應同命根理如命根體爲具身依身
不具時亦爲依止故身雖缺隨有餘根命猶能持令
不斷壞如是一具大種爲因能生律儀具不具果故

支雖缺隨有餘支大猶能持令不斷壞此亦非例以
彼命根先與缺身俱時而起中間有與具身俱生後
缺滅時復有俱起故於具缺各別任持大種不然一
具大種爲一相續無表生因若與七支爲生因者未
嘗暫與缺支俱生如何缺一時持餘令不捨卽由此
理從無貪等爲因所生離殺等戒雖有對一有情相
續而越一時非捨一切以是各別大種果故大種別
者果類別故雖對別異有情相續發多無貪所生無
表而但一具大種爲因以所生果類無別故由是若
對一有情身一具七支生因同者則隨越一應捨一

切如是立證理亦可成故散七支依別大種然依不
許別捨律儀此證不成前說爲善如天眼起非壞本
形表色生時理亦應爾故雖身表在身中生而無異
熟色斷已更續過亦無一具大種聚中有二形色俱
時起過以諸身表別有等流大種新生爲所依故隨
依身分表色生時此一分身應大於本大及形色極
微增故然不現見其理如何有釋此言以表及大相
微薄故如涂支體然不見有大相可得有說身中有
孔竅故雖得相容納而不大於本

阿毗達磨順正理論卷第三十五

說一切有部

音釋

矯

居大切

憊

憊力董切

挫

則臥切

墜

都

鄧切

怱

怱呼晃切

憚

徒旦切

尸羅

梵語也

此云止得謂止

惡得善也

尸升脂切

示口善女人茅門于氏存日施造卷銀攷刻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第三十五卷計字八千三
百五十七個該銀三兩七錢六分用資冥福早
證善提者
崇禎壬申歲孟秋月金沙顧龍山識

卷之四

卷之四

晉書卷之四十五

三十四